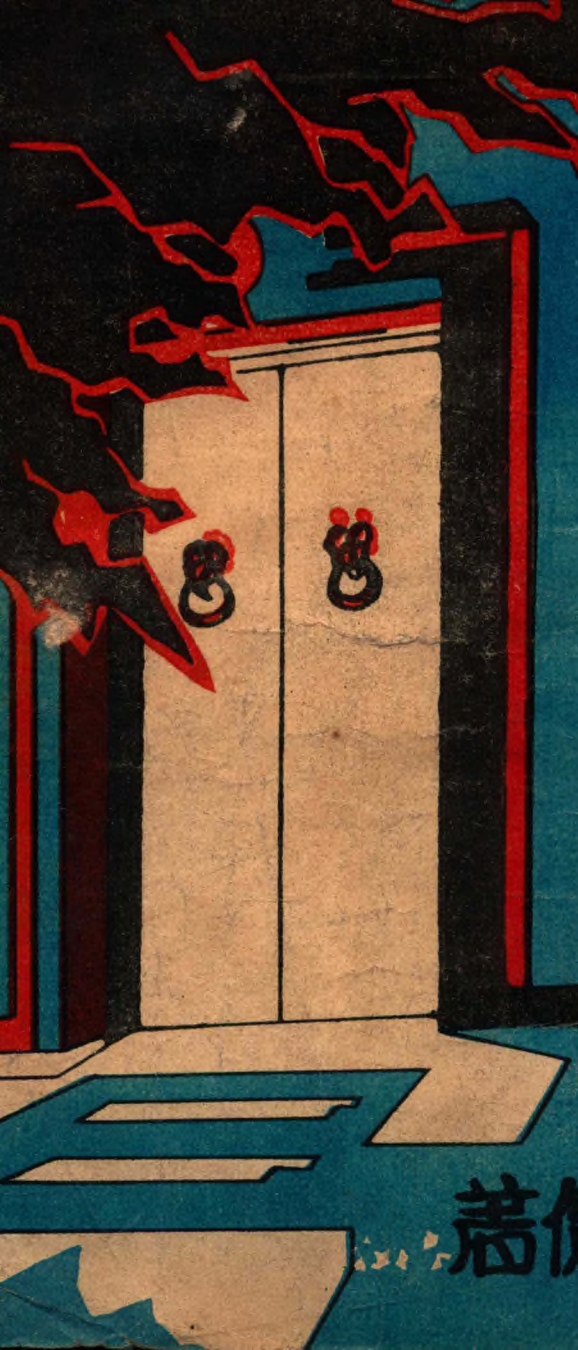


湯公館



湯公館

此書版權爲
著者梁愛儂
自有如有翻
印者必依法
訴追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再版

湯公館 一 定價六角

著者

鹿泉 梁愛儂

校勘者

河北 許笑儂

出版者

河北出版社

印刷者

河北出版社

發行者

天津北馬路
河北出版社

同成公寓內

分銷者

天津北馬路五洲廣告社

本市各大小書店

北平各大書局

湯 公 館

湯 公 館 (卷一)

韓園梁愛儂著

第一回

銀色片片雪中臥高人
粉香陣陣廂裏列神仙

詞曰 青燈黃卷

十載鑽研

懸樑與刺股

映雪感天寒

毛羽豐滿

冲飛上天

若嫌美人太風流

休要寄

生人間

以上幾句閒詞，權作本書的引子，不佞梁韓園，一生潦倒，窮無打酒之資，這也難怪，實在是自家肩膀無力，被那子曰學而時習之一類古董貨給害了，幸蒙一位恩公提拔，荐到某某大人公館教讀，因那某某大人的如夫人曾有言在前，不許認真功課，不准拿起夫子架子，對待學生必要和藹，和學生一律平等，每月賞銀三十兩，如學生個個歡天喜地，年終另有醜儀，若那學生們不高興，當日便請老夫滾蛋，老夫那時因無沽酒之資，講不起只得允諾下來

湯 公 館

第一回 第一集

二

，及至開館那天，來了幾位弟子，一個個倒都是很聰明的，自家心裏一想，她們這般聰明伶俐，對於功課一定很易領導，老夫這碗飯兒便算穩住了，誰知我將書本一拿，她們幾位竟都咕嘟起小嘴，老夫一看不好，飯碗眼見得要掉，若果然被轟出去，名譽事小，東修事大，急中生智，老夫素日好玩奇門，心想何不對她們玩玩奇門，鬥她們發笑，正是，老夫便依計而行，果然博得她們彩聲不少，於是乎老夫這碗飯，便是保持住了，真個是光陰荏苒，轉瞬之間，已是十載，老夫在此十年之中，備諸某大人寵愛，居然也買了一所小房子，衣食酒資，倒也不愁了，若再教上幾年，大概比此還好一些，誰又知事實不許，那年不幸，某大人喪師失士，怒了當今，一道旨意發下，革職查辦，家庭之中，驟起風波，將老夫的十載弟子，沖了個四散逃亡，老夫因此受了連帶影響，失了飯東，便蹲在家裏，一些情事沒有，終日飲酒觀花，倒也自得，只是一想，坐吃山，難免再受凍餒，因想起曹雪芹撰了一部後紅樓，櫻得黛玉三萬銀子，張恨水作了一本啼笑姻緣，置了一所洋樓，老夫自卜，應有萬貫家資，妻三妾四，而今方小房一所，老婆一名，與老夫卜內

湯 公 館

不合，想你還須繼續努力，因而於飲酒觀花之餘，閉目靜思，心有所得，乃伸紙淚墨，草成說部，苦無以名，費時良久，方得此「湯公館」三字，施將草稿，遍送於老友輩，傳觀修潤，乃爲付梓，從此老夫可與閱者書中見面不亦樂乎，其實閱者與老夫在書中見面，倒不見得怎樣快樂，閱者若看見書中的人物，管保你要與她把握傾讀，訂爲知文，說了半天都是廢話，請看官們坐穩，聽俺道來，話講河北邯鄲縣城內有一家忠厚人家，姓吳名許爲，乃是前清吳狀元的嫡子，許爲自先嚴去世，自承家業，娶王氏夫人爲妻，夫妻間感情甚篤，生有一子，名喚士梅，生得天庭包滿，地額方圓，頗似其祖吳狀元的像貌，聰慧絕倫，自幼苦讀寒窗，少出門戶，年到十幾歲，尙未娶室，怨道，這是什麼原因，想那吳狀元家中財產萬貫，士梅又是這道人物，怎的那些美貌姑娘們還容他長到這般年紀，這其中有個原因，皆因吳狀元是個注重功名的人，臨死之時，正值士梅投世方才盈月，吳狀元在病床上吩咐奶媽將士梅抱在面前，老人家看了士梅一遍，暗暗點了點頭，叮嚀許爲夫婦，此兒長大成人，令他讀書，若功名不就，萬勿與他結親，切記切記，語罷已逝，許爲夫婦

湯 公 館

第一回 第一集

四

哀痛異常，辦理喪事，自不必表，夫婦二人只將吳狀元臨死遺屬牢牢掛在心上，因此令士梅寒窗讀書十載，經論滿腹，無奈此時已停科罷考，士梅空有萬卷詩書却是無處發洩，正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學無可才展之場，士梅既無機進取名祿，那許爲夫婦乃是頑固不化謹遵祖命之人，所以不給士梅提親，在這十幾年中不知罵走了多少媒婆，拒絕了多少姻親，士梅只在書房苦研深求，更不把女色放在心上，只等遇上機會，求取功名，這日忽降大雪，天氣嚴寒，士梅在書房裏正在圍爐看書，忽聽窗外有呻吟之聲，遂將窗帘抓開，向外望去，但見銀色一片、飛鴉絕跡，寒風怒號，嗖嗖作響，忽見窗下雪堆中伏臥一老人，哼七作聲，狀至淒慘，士梅急返身放下書本，親自跑出家門，繞到房後窗下，跪在雪中，將老人抱在懷中，因那地上雪滑，站不起身形，正在掙扎之際，跑來三五個家人，大聲叫道，少主東你這是怎麼了，快快請回家去，夫人見少主東忘命跑出，以爲是少主東受了魔症，士梅扯頭道，你們快不要廢話，速將老人家抬回家中，僕人聽主人吩咐，不敢怠慢，便將老頭抬回家來，放在廳上，弄來薑湯給老頭灌入肚腹之內，取來棉衣，替老

湯 公 館

頭換上，不多一時，老頭溫暖過來，睜開二目一看，見四圍站了多人，其中單有一位少年，長得白面書生，好生俊美，再看自家的衣服，已經換了襪兒，老頭怔忡說道，我這是來到甚麼地方，莫非是做夢不成，士梅忙向前陪笑說道，老人家並非做夢，此乃舍下，老頭道，老夫與你並不相識，你將老夫弄在你家，莫不是要綁老夫的票，意欲勒贖不成，衆家人一聽老者這話，個個憤恨異常，便要飽以老拳，士梅却將衆家人喝住，陪笑說道，老人家不要誤會，我乃是吳狀元的孫兒，不會綁票的，老頭將二目一翻說道，吳狀元的孫兒，便是皇上的子孫沒了飯吃，也許綁票，你這後生，小小年紀，無緣無故，將老夫弄在你家，雖非綁票亦無善意，士梅陪笑道，老人家既是見疑，學生也就無法了，但請老人家在此吃過晚飯，明日我派人將你送回去便了，老頭道，你可曉得老夫住在那裏？士梅忙道，正是還沒有請教老人家哩，老頭道，可見你是無意送我還家，若果是真意，自當先詢問老夫的住所，然後再談送老夫回去，老夫一世，脾氣古怪，嫉惡如仇，一看見少年虛偽之人，便有氣，那老頭說著話竟由床上一躍而起，輪起右掌，照着士梅玉額之上就

湯 公 館

第一回 第一集

六

是一掌，只疼得士梅哎喲一聲叫，那些僕人再忍耐不住，便揮拳要打這老頭子，士梅忙以身遮住，口中喝道，爾等休要胡爲，老年人教訓我們正是應當，怎的就敢動武，那老頭聽了，喝道，你這後生真是可惡，怎的竟指桑罵槐，你罵僕人胡爲，豈不正是罵老夫胡爲，好好好，你竟敢辱罵老夫，說着便是一腳，正踢在士梅屁股上，幾乎將士梅踢倒，那僕人們愈是氣不可耐，一擁向前，便將老頭揪住了，急得士梅大聲喝道，爾等快給我撒開老人家，否則各自給我捲舖蓋滾，士梅他這一句話，嚇的僕人們方才撒手，只是一個個氣憤難當，正在此時，就見吳許爲匆忙跑來，一見這種情形，忙向前問道，是怎麼一回事，老頭說道，老夫滾在雪內休息，這後生竟將老夫七手八腳架到這裏，你是個明白的，給老夫評評這裏，許爲聽了，忙陪笑道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這都怨犬子年少無知，請您老人家多多原諒，那老頭道，你說的那裏話來，我吃了虧，只此原諒二字便算了之，老夫豈是吃虧之人，僕人們在旁看了，愈是憤恨，吳許爲却笑道，老人家既不能原諒於他，便任老人家怎樣他，那老頭聽了，更不客氣，走向士梅面前，掄起左掌便是一掌，跟着

湯 公 館

左堂掄起，打在士梅右腮之上，但見玉面上驟然起了五指印兒，士梅仍是毫無聲色，許爲看了，却笑向老頭道，打的好，替我教訓於他，那老頭聽了吳大爺這句話，可樂啦，哈哈大笑兩聲，滿面堆下笑來向吳大爺說道，吳狀元有孫矣，公子賢名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有此耐忍之心，將來何患功名哉，來來來，快與老夫預備豐菜美酒，老夫席間有言相告，吳大爺和士梅見這老頭生得富貴雍容，又白又胖，早知不是常人，定有一番來歷，此時聽他老人家說出這樣言語，又吩咐預備豐食，吳大爺一聲令下，僕人們早傳與大師傅，不多時，酒菜齊備，將老頭請入首坐，老頭並不客氣，便在上首坐定，吳大爺父子二人下首相陪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，吳大爺見老頭喝得高興起來，這才低聲下氣的說道，老人家光臨敝舍，未敢請教貴姓大名，老頭停杯攔盞，手理銀髻笑微微的說道，提起老夫的姓名，你們倒還曉得，許爲父子二人聽了，各自一驚，側耳靜聽老人家說道，老夫乃是大名城內的尙道成，那士梅父子聽了，爬在地下便磕頭，口呼原來是您老人家到了，後生有眼無珠，罪該萬死，閱者您道，這位尙道成何許人也，士梅父子爲何如此恭敬，說來這位

湯 公 館

尙老夫子不但士梅父子要恭而敬之，便是著書的也要見他三拜九叩喚他老人家三聲尙聖人哩。原來他老人家乃是前清的候補道台，真個是學富五車，才貫八斗，爲人慷慨好義，專愛結交天下的英雄、世間的好漢，更愛提拔有志的青年，有爲的學生，他老人家不但文學淵博，武學更是驚人，在大名一代的鄉民，都稱他老人家是民國飛俠，便是著者亦傾仰一世，敬畏終年，他老人家今年是九十八歲之人，和吳狀元乃是同年弟兄，只因他老人家喜愛遊山玩水，自被典爲候補道台之後，老人家無心官祿，遊遍全國名山異水，却是未曾回過大名，吳狀元在日，不時常常給許爲提念他老人家，乃是末世之高人士，許爲牢牢記住，乃至士梅長大成人之後，許爲便將吳狀元之言，訴與士梅，因此士梅和他父一聽說是他老人家來到，故而急忙跪倒塵埃叩首參拜，心裏却都想着，幸而未會與他老人家動氣，否則豈不惹下大禍，那尙道成見士梅父子行下大禮，也不攔阻，等他父子參拜完畢，各站起身形，就不敢入席共坐了，尙道成他老人家却笑道，同席吃酒，倒無甚關係，你爺兒兩個坐下，老夫倒還一件許事告訴於你們，許爲父子聽了，方才各自入坐，尙道成說道

湯 公 館

老夫日前方從天津歸來，聞得你父子在邯鄲一方，很有些賢名，故此老夫特來暗訪，你父子今日之情形，倒不愧賢名，只是值此國家多故之秋，人民塗炭之日，孫兒學業已成，為何不效力國家，爲民謀福，只困守田園有何益哉，他老人家一句話正點在土梅心頭之上，士梅遂即說道，祖父所言，正和孫兒之意，只是而今與先前不同，從前開科投考，拔選高才，而今既已停科，便有高才，無處用武，枉具效國之志，而無入徑之門，尙道成微然一笑說道，孫兒差矣，爾果有效忠國家之心，進身之門，老夫倒有荐舉之力，只恐爾空具才名，而無實學，一旦將爾存入候門，爾竟慌手慌腳不知所措，豈不爲人恥笑我尙道成無有眼睛，面笑罵我那兄長吳狀元無有好孫耶，老夫且給你出幾個題目，爾要當場答來，如果有實學，老夫便將爾荐到湯大人幕中，那湯大人禮賢下士，實是當代不可多得之偉人，現在湯大人所轄境內，正有危急，恰在用人之際，爾果有高才，老夫一封荐信，管保將爾舉入上賓之列，胸中韜略盡可運用，輔助湯大人爲國爲民作一番事業，不但老夫撕髯色笑，便是亡故的狀元仁兄也要含笑於九泉之下，老人家語罷，遂給士梅出了幾

湯 公 館

個題目，吳士梅更不加思索，出口成章，吐語成詩，只樂得個尙道台鼓掌稱妙，當時吩咐僕人將又房四寶紙墨筆硯拿來，老人家即席寫了一封存函，遞與許爲看了一遍，然後交與士梅，士梅仔細讀了一遍，認爲此函有力，一旦到了天津，見了湯老太太，由湯老太太鼎力維持，何愁湯大人不予以好缺哉，您道，這位湯老太太是誰，便是那湯大人的生身之母，乃是尙道成的胞妹，現年九十五歲，在天津居住，此時尙道成他老人家替士梅寫存函，荐到湯老太太手裏，那湯大人雖然一個勇夫，却是事母至孝，久爲世人所稱道，許爲父子也有耳聞，今日得到尙道成這封存函，真是出頭有日矣，當時尙道成吩咐士梅事不宜遲，現在正在用人之際，正好即日起程，前去投奔湯公館，你到了天津，見了你老姑母的時候，便將此信呈上去，自有你事作，士梅唯唯，當夜尙道成就宿在吳宅，次日催着吳大爺打發士梅起程，好在士梅並未結婚，可以省却許多麻煩，著書的却也省得許多筆墨，若不然的話，士梅他若有嫡嫡七的美貌娘子，這時說走就走，便不容易，著書的自然要替他們描寫一番，這時士梅既沒有美妻，便好寫了，只含着眼淚別了父母，因聽尙道成

湯 公 館

的吩咐，不帶僕人，祇有士梅一人，由家起程，乘了平漢北上快車，翌日到了北京，轉乘京奉車，不消三個時辰，已至天津，吳士梅按着信上的住址，雇了一輛洋車，便奔湯公館而來。士梅坐在車上，心裏忽然一動，暗道，我此時剛從火車上下來，衣未曾換，面未曾洗，如此這般到了湯公館，想那湯大人聲勢赫赫，有道是，主大奴也大，我如此衣貌到了湯公館門前，若被門上差人擋住，不與我通稟，又當奈何，還是先找一個旅舍住下，休息休息，沐浴一番，換好衣服，再到湯公館去，方爲萬全之策，士梅主意已定，便向車夫說道，我現在不到湯公館去了，你拉我到一家旅舍去吧，車夫道，但不知少爺要到那家旅舍，士梅聽車夫問來，暗道我吳士梅本是初次來到天津，那裏曉得旅舍名目，若說讓他隨便拉到一家旅舍去，怕他要欺我不識地理，就地訛索，想此地名曰天津，定有天津旅舍。遂向車夫說，你便拉我到天津旅舍好了，那車夫唯唯稱是，便奔天津旅舍而來，不消多大工夫，已至天津旅舍門前，士梅下得車來，抬頭觀看這家旅舍的牌匾，寫着「天津旅舍」四個大字，再看下款見這位寫家，却是自己的鄉親。閱者您道，這付牌匾是

湯 公 館

何人所寫，正是那大名府的舉人，京津一代的名士，還是和士梅同姓，亦姓吳，號叫升之，名爲士俊，提起這位吳士俊，閱者也會曉得他是一個寫家，曾座了七任七品縣長，却將家中的祖遺產業賠了個精光無存，外號大稱吳佛爺，凡是大名府邯鄲永年等縣的人士，莫不稱此公的道德純厚，士梅的父親許爲，早將此人念在士梅耳朵裏，此時來到天津旅舍的門前，看見這個牌匾，定要有一番思想，不怪著書的多話，實在是與士梅有些關係，剪斷閒言，書歸正傳，且說士梅進了天津旅舍，早有够計將行李搬進來，帳房裏付過車資，開了樓上十號房，士梅見這小小房中倒也清潔適體，夥計打來臉水，士梅他洗嗽一番，夥計跟着又泡了茶來，士梅便飲了兩杯，看看天已掌燈時候，夥計便問士梅在裏邊吃飯，還是到外邊去吃，若在裏邊吃，有現成的飯館，若到外邊吃，不結記少爺了，士梅見這夥計說話和氣，待客週到，笑道，夥計我初次來到此地，人生地不熟，不到外邊吃飯去了，便在貴旅舍吃一些好了，夥計笑道，請少爺當面點幾樣菜吧，士梅道，你隨便替我叫幾個菜便了，夥計見士梅和藹可親，精神備爽，答應一聲是，出了房門，不多一時，

湯 公 館

酒菜齊來，士梅向夥計笑道：「夥計你若沒有吃晚飯，便在此一塊吃些，夥計陪笑說道，少爺你說的那裏話呢，便是我們沒吃晚飯，也不能打攪老爺，士梅笑道，有甚關係，既是未吃晚飯，便一齊吃些何妨，夥計笑道，多謝少爺盛意，小我不敢打攪，少爺您慢慢的吃吧，語罷含笑帶門去了，士梅此時一人來至此地，舉目無親，見此夥計如此和氣，心裏頗認爲這夥計是個知己，當時吃過晚飯，夥計進來收拾傢伙，士梅向夥計笑問道，左近那裏有澡塘子？夥計笑道，吳少爺您要洗澡嗎，小人還有兩張優待券，乃是天津最出名的澡塘，可以說是歷史最久，設備最完善，光線最適宜，便是這些新開的澡塘子都難與比倫，那夥計說着話，由身上兜裏取出兩張紙券，遞與士梅道，少爺你看，這是玉清池的優待券，少爺持此前去，便不另收澡資了，士梅那裏肯要，辭道，夥計不要如此世間也絕無這個道理，只有住客便宜夥計，沒有夥計賠錢請客之理，那夥計聽了說道，吳少爺若這樣說話，未免瞧不起我李士傑了，我李士傑現在雖然身爲夥計，而心未必即如此，不過無機會而不得已罷了，一旦我李士傑有了機會，便不當這旅舍夥計矣，士梅一聽夥計吐出

湯 公 館

第一回 第一集

十四

此言，又聽他自己道出姓名，暗道我說他的舉動文雅，言談和藹，絕不似久幹這個的，聽他說來，果然如此，他一定另有一番情由，待有慢慢問他，士梅想罷，遂含笑問李士傑道，適才小弟魯莽，未曾領教我兄貴姓大名，又不曾曉得我兄來歷，尚乞多多原諒，敢請問我兄是如何遭遇，落到這般地步？就見那李士傑如此這般說了一遍，吳士梅暗暗點頭，慫道，李士傑究竟是用個來歷，原來這位李士傑乃是山東東昌府人士，也是世家子弟，在那山東某中學肄業，因憤國事而出走，來到天津，尋不得相當出路，旅費用罄，便困在這天津旅舍內，後來這天津旅舍裏走了一個茶房，李士傑親向經理訴明苦狀，毛遂自薦，頂了茶房之缺，於是平李士傑由學生搖身一變，變作旅舍夥計，此時說來，已是三月零三天矣，嗚呼傷哉，英雄末路，大半如此。閱者豈無所感歎，李士傑今日忽見來了一位年青客人，生得面如薄粉，口似塗朱，兩道劍眉，表現出英勇之氣，李士傑便起了一種愛慕之心，因此對待士梅十分週到，士梅見此夥計與眾不同，早有些疑心，此時一問，原來如此，二人可稱得起是同志了。士梅常時將天津旅舍的經理找來，馬上取消李士傑的夥計

湯 公 館

資格，仍恢復客人地位，便令李士傑同室居住，二人越談越談投機，可就洗澡給忘了，二人真談到九點多鐘，忽然有一個夥計領着兩個警察推門進來，二人各吃一驚，以爲是談論國事惹了禍患，那兩個警察進來，却是和韻悅色的說道，二位先生，請給我們哥兒倆幫七忙，上邊分發下義務戲票每人十張，每張一元。我們哥兒兩個此時尚未賣出去。今天，夜戲散後，我們每人便須乾賠十元，想我們當這二等警察，每月同共才得十一元的薪金，今天一夜賠進去，一家老小吃喝甚麼請二位費心。此時聞着亦是問着，不共破費兩元，前去聽戲，就算二位提攸了我們哥兒兩個。士梅聽了警察這片言詞，不禁替全國萬千警察喚一聲可憐，當時拿出兩元現洋，給了警察，那警察將戲票放在桌子上，另外又留下一張戲目，便道謝去了，士梅拿起戲票看了一遍，上邊都寫着爲冬防籌款云云，復將戲單拿在手中一看，見上邊幾齣戲目，倒是驚人，一齣是蘇秦六國封相一齣是曲相如完璧歸趙，俱是礪志愛國佳劇，士梅一看便有些心動，不由得說道，這兩齣繁重之戲，竟都在今夜演唱，李士傑聽了，笑道甚麼佳劇，說着將戲目接過來一看說道，論說在此國難時

湯 公 館

第一回 第一集

十六

間，我們不當娛樂，不過這齣完璧歸趙，倒是一齣不可不看之戲，莫若我們二人此時前去聽戲，士梅一聽，正合心意，當時二人出了天津旅舍，雇了兩輛車，一直奔戲院而來，至時已有人滿之患，竟沒了座位，二人無奈，只得站在後邊，此時進來兩個警察，士梅一看認識，正是方才那兩個人這兩個警察見是吳士梅和李士傑，便笑道，二位怎麼不找座位落坐呢，士梅笑道，已經人滿，沒了座位，站着也可，這兩個警察却覺着人家二位替他們二位幫了忙，此時着人家二位站着聽戲，這兩元錢人家花的未免太冤，遂說道，二位別走，待我們去替二位找兩個位子，語罷去了，好一時才回來笑道，二位請樓上來吧，有一個包廂，是給我們所長公館預備的，公館來電話，所長太太都不來了，此時還空着呢，說着話，警察在前李士傑吳士梅二人在後相隨，上了樓，將二人領至第七廂，果然空着無人，士梅和士傑向警察道謝不止，那警察也很客氣，便下樓去了，吳士梅和李士傑坐了坐，士梅在左，士傑在右，士梅那邊是第六廂，士傑這邊是第八廂，士梅和士傑落坐之後，留心台上去，未會注意西廂的人物，此時台上已開了六國拜相，俱是票友，腰硬腿

湯 公 館

直，並無精彩之處，因此鬥不起士梅的精神，又因一路勞累，便伏在廂板上合目養神，忽聽得廂板上有手指彈動的聲音，便回頭一看，士梅他不回頭還則罷了，士梅這一回頭，不要緊，幾乎魂靈全飛向半天，閱者想道，是怎麼一回事？原來第六廂裏坐着一廂人物，一個個粉釵帶綠，濃裝淡抹，一時看不清那位最爲美貌，只見靠着廂板和士梅距離最近的一位女子，就見她年在十六七歲，水凌凌的兩隻明眸，嬌滴滴一副芳容，細眉過目，燙髮如雲，乃是一個絕代女子，士梅抬頭看她時，正值這女子看自己，士梅面兒一紅，急忙低下頭來，心裏突兀跳動起來，暗道，這是誰家女子，如此美貌，看她作甚？士梅這樣想着，不知不覺又將臉扭過去，偷看那女子，說也怪道，那闊綽女子都仍在目不轉睛的望着這邊，士梅恰和她的視線，打了一個照面，那女子粉面一紅，收回視線，垂下頭去，看她那意思好像有什麼感觸似的，士梅此時心想，這女子怎的竟如此美貌，天下人間真竟有這般仙女也似的人物，我生長了這麼大，也未曾看見過這樣美貌的女子，我且再看着她同伴之人，都是何等人物，士梅想罷，將胆兒漲了一漲，便扭過頭去看第六箱的人物

湯 公 館

第一回 第一集

十八

，一個個俱是艷如桃李，美賽芙蓉海棠，只是年紀都比這女子大些，一個個見士梅看她們，竟都將士梅打量一番，就在這般光景，就見其中的一個女子，年紀大約比這邊這女子大個一兩歲，就在個十七八歲光景，伸出一隻玉手，來推靠箱板的這女子，士梅但見她那滿指金色，耀日生光，玉腕上的金表，襯着紅皮帶兒，格外美麗，就見她將這年輕女子輕輕推了一下兒，這女子正在出神，覺着香肩有人推，便扭頭一看，淺匕一笑說道，湯小姐有事嗎？那年長女子嫣然一笑說道，錢小姐你看台上唱的好也不好？她說着話，竟將脖子轉到士梅這裏來，士梅忙低下頭來，心房裏突匕的亂跳不止，却暗暗想道，湯小姐，湯小姐，莫不就是湯大人的小姐，若果然是湯大人的小姐，此番到了他公館之內，或者還能和她見面，士梅想到這裏，自心裏怪自己道，這不是胡思亂想嗎，我此番出得門外，乃是馬的求功名，爲國家盡忠心，此時竟起了這等思想，該死該死，若被我這好友李士傑看出來，豈不要和我劃地絕交，正是，我休要再去看了她們，士梅想罷，便將身扭過來，面向北，靠在箱板之上，給了六箱一個背身，如此呆了之時，士梅心裏究竟是放不下那邊

湯 公 館

的兩個美女子，目中雖然不看了，心裏却是仍在想着這一對美女子，究竟她們都是誰家小姐，竟都這般美貌，大的姓湯，小的姓錢，她莫不果然就是湯大人的小姐？她莫不果然就是湯大人的親戚？士梅正在這般胡思亂想的工夫，却又聽着那箱板有手指彈的聲音，士梅不知不覺又扭回頭去，那年幼女子竟好似是向他微微一笑，便又低下頭去，士梅看了她這般情景，心裏便莫名其妙起來，便仍轉回臉來，低頭靜思，忽聽那邊有人說道，這個戲我們看他作甚，湯媽去看看汽車在戲院門口未有，如果在門口，我們便回去了，沒在的時候，快往公館打電話，叫汽車來，士梅忙回頭看時，見是一個三十開外的闊婦人說話，那媽媽聽了，便轉身下樓去了，不多一時回來向那闊婦人說道，姑太太汽車在門口呢，那婦人聽了，遂向第六箱的人們說道，我們都回去了，這戲太糟，不植我們看，說着便有幾人站起身形，那湯小姐便伸玉手拉了錢小姐一把笑道，大姊七讓我們回去呢，我們只得回去，不然大姊七又快起脾氣了，那錢小姐聽了，便站起身形，披了皮大衣，和那湯小姐一齊走出第六箱，當她們倆經過第七箱時，都扭着臉兒狠七的將士梅望了兩眼。

湯 公 館

第一回 第一集

二十

，才得的下樓去了，士梅和有若失，就好像一件性命一般的寶貝落在地下，摔碎一般，心裏這份難受，不是過來人不能說得出來，當時無精打彩，更無心看那台上的戲了，當時喚了李士傑便下了樓出了戲院，己不見那幾個貴族婦女了，士梅心裏只有悵惘，便僱車回到天津旅舍，夥計開了房門，李士傑和吳士梅二人進入房中，因那吳士梅惦着適才那兩個小姐，他只推說身子累了，便躺在床上合目靜思，適才那年紀小的女子回頭叫了她一聲湯小姐，我聽的眞真切切，莫不第六箱就是湯大人的家屬不成？我正該早日到了湯公館，面見湯老太太，暗地留神，看看究竟她們是不是湯大人的親眷，吳士梅剛想到這裏，忽見房門一啟，進來一人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湯 公 館

第二回

佛心慈悲老太太暗留湯府
少女痴情小婢子明佈書齋

話說士梅正在想的出神，忽見門房一啟，倒吃了一驚，李士傑和吳士梅二人拾起頭看時，却是夥計送了水來，李士傑笑向那夥計道：「你進來未曾言語一聲，把我們嚇了一跳，那夥計道：『李同事你剛才不當夥計，尚不到一天工夫，又才拿起客大架子來了，未免太勞力一些，李士傑深知他們裏般夥計，俱是沒有知識之人，並不和他較量，吳士梅忙從旁笑道：『不要緊的，夥計你放下壺出去吧，那夥計聽了，放下壺帶氣而出，李士傑和士梅二人也不在意，便息燈安歇，那李士傑本有滿腹言語，要向士梅訴說，無奈知道士梅遠路跋涉，身體勞累，恐怕他精神有損，故而警住了滿腹言語，又和士梅談話，却自心裏想道：『俗語說：人該不着死纔有救，誠哉斯言，想我李士傑在此落魄，當了茶房，詎料只今天半日工夫，遇見了吳士梅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良朋，馬上便不令我當茶房，此人這般義氣，可稱當代難兄，他又道：『來津係投奔湯公館來的，想那湯大人乃是當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侍母最孝，吳兄他是湯老太太的

湯 公 館

第二回 第一集

二十二

門子，一旦面見了老太太，指日即可任事，報效國家，爲國盡忠，機會即在眼前，看吳兄見這班義物，他一旦有了立足之地，得到了相當的位置，一定會給我謀出路的，事不宜遲，明天我便催他到湯公館去面見湯老太太，事成之後，我李士傑與有益焉，李士傑想罷，便走入夢鄉去了，且說吳士梅今日初到天津，遇上了李士傑這樣一個有爲青年成爲良朋，日後借力之處，正多正多，這真是一件可喜之事，士梅他一翻身，却又想起了第六箱的女子，士梅他心裏暗暗惡念道，那個小姐和那湯小姐，都是一班美貌可愛，可是若細分析起來，究竟還是那個錢小姐覺着溫柔多情，她當我轉過身來時，竟以手指彈那箱板，着她這種意思，可以斷定她心目中也有了我，只是飛鴻一現而逝，未得長久見面，被那中年闊婦人給喚着走了，她和那湯小姐走過我們箱時，都扭着頭狠七的看了我一眼，愈使我魂靈不定，只恨她們走的太快，及至於我們趕出來，已沒了踪影，使我心中好生悵惘，明日到了湯公館，不知能否想着她們，苦果然她們便是湯大人的家眷親戚，那我便有再見的機會，士梅見到這裏，忽然自責自道，吳士梅你這是怎麼了，剛剛離家到這裏，別了嚴

湯 公 館

父才幾天工夫，竟荒唐起來。竟想到女人身上，這是如何的混蛋，這是如何的不知恥，若一旦被父母知曉，豈不要將你打死，有道是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，今日我剛剛見了這樣兩個女子，便致神昏顛倒，夜寢不安，那麼天津的美女不知凡幾，天下的美女更不知有多少，再說天下姓湯的女子要千有萬，怎見得這個女子便是湯大人的家屬，我只聽那個小姐叫她一聲湯小姐，便認她是湯大人的小姐，這未免太荒唐了，即便她就是湯小姐，那個小姐便是湯大人的親戚，我明日到了湯公館，見了她們，又當怎樣，又能怎樣，人家都是千金小姐，我到了人家公館，無論家中如何，畢竟是個來謀事情作的人，怎能够着和小姐們說話，士梅想到這裏，却又自言自語的道，若果然明天見了她們，便不爭她們不和我說話，看她們今夜臨去時看我的形態，怕她們一定要和我說話，但是我吳士梅乃是狀元之孫，秀才之子，無論如何也不能失禮，書云，主敬存誠，豈可忘哉，當夜士梅這樣想想，那樣想想，顛七倒七想了一夜，也未會合眼，只到天光大亮方才睡去，一覺醒來，已是十點多鐘，李士傑向士梅說道，吳兄你也不用洗臉了，我們此時即

湯 公 館

第二回 第一集

二十四

到玉清池洗澡如何，士傑聽了，說道，還是略擦一擦再去爲妙，當時夥計送來臉水，士梅洗漱一番，便和李士傑二人出了天津旅舍，僱車來到玉清池，上了樓，吳士梅見這玉清池果然講究，暗道一聲名不虛傳，當時二人脫了衣服，洗擦一回，士梅又到理髮部理了髮，刮了臉，二人又吃一回茶，天已正午時候，二人便穿了衣服，付了澡資，出了玉清池，又到一家飯店用過午餐，二人便到天津旅舍，已是下一點了，李士傑向士梅說道，吳兄此時可以持信投奔湯公館去了，諒此時湯老太太已經起床了，即使沒有起床，也醒了，吳兄此時前去，正是時候，士梅道，弟弟言之有禮，愚兄此時即去，遂由行囊中取出了荐函，換了一身整潔衣服，便辭了李士傑，乘車奔湯公館而來，由天津旅舍起身，拐灣抹角，不多一時，車夫停車說道，請爺下來吧，這鐵門便是湯大人公館，吳士梅聽了，下得車來，付過車資，抬頭觀看，但見鐵欄花鐵門，兩扇大開，在門口站着一位護衛警士，全副武裝，腰裏帶着盒子砲，好生壯嚴，士梅看了忙向前脫帽施禮，那門崗却和顏悅色的問道，先生找誰，士梅聽了忙答道，小子是來投奔湯大人來的，這裏可是湯大

湯 公 館

入公館，警士笑答道，是的，請你快到傳達室來，說着將士梅領到傳達室裡，坐着一位老蒼頭，問道何事，警士代答道，這位是來投奔大人的，蒼頭向士梅道，你貴姓？由那裏來？士梅一邊答話，一邊將卷函拿了出來，老蒼頭將信拿在手中一看，見是老太太的信，忙陪笑道，吳少爺在此時候，老奴到裏邊去看看老太太起來未曾，說着便出了傳達室，拿着信奔裏邊去了。不大工夫老蒼頭滿面含笑的走來，向士梅道，吳少爺請裏邊來吧，老太太請您面見，士梅聽了，向警士點了點頭，便隨着蒼頭奔裏邊來，傳堂過屋，來到一所大四合房，蒼頭道，老太太春秋已高，不愿住樓，前邊樓房都是太太小姐們住着，老太太就住在這所大四合院裏，說着話已經進了院落，士梅抬頭觀看，就見這所院落修的講究，黃磚鋪地，金瓦蓋頂，玉石欄杆，精工彫刻，當院裏栽了三株臘梅，此時梅花正開，好一片景色，士梅一邊觀看一邊行走，已至上房門口，早有女僕打起氈簾，士梅走了進去，舉目觀看，一連五間大客室，四壁牆上，掛滿名人字畫，器俱鮮明，几案之上，擺了各種古玩，俱是珍品，蒼頭請士梅上首落坐，女僕獻上茶來，蒼頭便出去了，女僕說道，

湯 公 館

吳少爺恁坐着吃茶，我到老太太房去回稟，士梅稱是，那女僕便走入西頭裏間去了，不多一時走出來，向士梅笑道：吳少爺你稍候一候。士梅這是，女僕在旁伺候茶水，不住用眼打量士梅，倒將士梅看的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正在這般光景，就見西裏間簾兒一啟，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，女僕見了，忙站起身形，士梅也忙離坐起身，那姑娘看了士梅一眼，向女僕問道，王家嫂嫂，這位可是吳少爺？那王媽答道，是的，那姑娘向士梅道，老太太請你進去面見，士梅聽了她的話，如同得了聖旨一般，便隨着那姑娘奔西裏間來，既至門口，她將簾兒高啟，讓士梅進去，士梅進來一看，但見這屋裏煙霧迷漫，一望而知，是剛抽過大烟的景像，再看這房裏的佈置，也很講究，靠北牆放了一架仙人醉的大床，床上綾羅緞被，極盡富貴，床上坐着一位老太太，生得富貴雍容，年紀約在八九十歲光景，士梅再一看，這位老太太的面貌，和尚道成的面貌竟是相似，老太太身後跪着兩個丫嬛，扶着老太太的後背，老太太面前放了煙盤子，烟盤子旁邊坐着一位丫嬛，閱者，這位老太太不是別人，正是尚道成的胞妹，湯大人之母，吳士梅投奔的湯老太太。這四丫嬛，一個叫金

湯 公 館

玉，一個叫滿堂，一個叫富貴，一個叫榮華，扶着老太太的那兩個一個是富貴一個是榮華，烟盤子旁邊坐的那個是滿堂丫嬛，到外室請士梅的這個叫做金玉，這四個丫嬛，要算金玉最美貌，滿堂次之，富貴和榮華又次之，金玉今年已是十八歲了，滿堂少金玉一歲，乃是十五歲，那富貴榮華都才十三歲，尚不懂人事，這金玉滿堂兩個丫嬛，待奉老太太多年，很得老太太歡心，尤其是金玉這丫嬛又聰明，又伶俐，年紀又長，最得老太太寵愛，此時正在房中陪着老太太談閒話。看見王媽進來，手裏拿着一封信，金玉接過來，先將信皮看了一遍，見是面呈湯老太太，她更不加思索，便將信拆開，先自視了一遍，老太太問道，是誰來的信，金玉媠笑道，老太太，婢子給您道喜吧，原來是尙大爺來的信，老太太道，莫不是我那胞兒嗎？金玉道，正是呢，信的末尾寫着尙道成，不是大老爺是誰呢，老太太聽了喜道，丫頭你講給我聽，大爺信上都說些甚麼？金玉道，開筆先問老太太您安，最後說有一位吳士梅吳公子，乃是吳狀元的孫兒，吳狀元和我乃是同年弟兄，吳公子學業造成，因此薦到老太太面前，請老太太向我家大爺說，任用這位吳少爺作事

湯 公 館

，大意是這樣，婢子再將原信替老太太念一遍吧，湯老太太歡喜道，你快不要念了，快把吳狀元的孫兒叫進來，我面問他一切，金玉聽了便吩咐王媽去請吳公子，王媽到外邊傳與蒼頭，蒼頭這才到外邊去請士梅，這裏金玉又把那信細細再看一遍，她覺着這信中的吳公子有些來歷，上邊寫着他少年英俊，想我們尙大爺也曾到過這裏，我也曾看見過，乃是一位學問淵博的老人家，他是曉得這「少年英俊」的字義的，才過千人者爲俊，才過萬人者爲英，他既稱這位吳公子是少年英俊，可知這位吳公子定然不是尋常之人，他祖父乃是狀元，他的才學諒也非同小可，我今天倒要見識見識這位狀元的孫兒，閱者你們不要小看這位金玉丫嬛，她肚子裏倒是有些不好惹的才學，便是湯公館的家裏老教授，也有些怕她，她的才學可以說是天賦，這且慢表，且說金玉正在想着要見識見識這位狀元孫兒，工夫不多，就聽外屋有人說話，已知是來了，她便由窗縫裏向外瞧去，但見一個書生在上首落坐，王媽獻過茶去，他很客氣，只是離的太遠，看不清眉目，只視裏着他的臉兒白，唇兒紅。金玉心看便已有些愛慕，她心裏愛慕只管愛慕，她可不服氣士梅是狀元的孫兒，更不

湯 公 館

服氣他能稱起「英俊」二字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才學，金玉她心裏正自這樣想着，却見王媽進來，向老太太回稟吳少爺已經進來，老太太此時正要面詢士梅她胞兄尙道成的一切，聽王媽說，吳少爺已經進來，便吩咐道，妳先出去吧，王媽聽了，轉身出去，老太太急忙將煙抽完，坐起身形，這才吩咐金玉出去請士梅進來，金玉聽了，正合己意，這叫做先觀爲快，她更不怠慢，走出來先留心把士梅瞟了一眼，但見他清眉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一翩翩之佳公子也。金玉暗暗歡喜，當時問王媽這可是吳少爺，王媽道正是，她便向士梅說有一聲老太太請你屋裏坐，士梅便隨她進到裏屋，她用手一指床上老太太說道，這便是我家老太太，士梅聽了，忙施禮請安，老太太堆下笑來說道，你且坐下，我問你話說，金玉聽老太太賜他坐，便搬過一個杌子，放在床前，士梅向她道謝，老太太道，你叫甚麼名子，金玉在旁答道，老太太怎的又忘了，剛才婢子不是向你說過了嗎，老太太道，妳那裏向我說過，妳只說吳公子吳公子，那裏說名子，士梅答道，小生叫士梅老太太聽了，笑道，士梅你從何處而來，士梅道，由邯鄲乘火車而來，老太太道，在路上走了幾

湯 公 館

第二回 第一集

三十

天？士梅道，前天由邯鄲起身，昨日便到了天津，老太太道，你住在那裏？士梅道，昨天夜裏宿在天津旅舍，老太太道，怎的不將行李來這裏，還到旅舍去呢，士梅只得說謊道，因爲昨天夜裏到津，來這裏打攪，很覽不便，所以宿在旅舍裏，老太太道，這也罷了，你來時在那裏見着尙大老爺，士梅遂將雪中救護尙道成之事，說了一遍，湯老太太聽了，愈覺士梅可愛，遂又問道，你怎不在家裏樂守田園。來此作甚，士梅道，給老太太回，俗語云，男兒志在四方，只能承守祖業，不知自己努力，自創一番事業，那還算得甚麼男兒，孩兒雖然愚蠢，值此國家多難之秋，不甘鉗默，因此前來投奔老太太，請爲湯大人說項，予以任用，便是派到前線去與敵人拚命雖死無怨，有道是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況我男兒哉，湯老太太聽了士梅這話，長嘆一口氣，說道，孩兒你年紀幼小，血氣方剛，怎曉得敵人的厲害，便是他們久執軍權之人，尚且懼怕敵人，每次歸來，都是唉聲嘆氣，不知何日何時，保守不住，將國土讓與敵人呢，你既是來了，又有大爺的薦函，我一定要給你謀點事作，不過若到前線去，我實在有些不忍，你且將行李搬到家來，暫且住下，容

湯 公 館

時替你謀事，只要你想着作事，這很容易的，士梅先聽了老太太上前線不相當，以爲老太太要不管自己的事了，後來一聽吩咐將行李搬來，再爲謀事，又道只要想作事，這很容易的，……心裏很高興，那金玉丫頭，此時一棵芳心已完全屬於士梅，此時聽老太太吩咐，着士梅將行李搬來，她先自歡喜，當時士梅和湯老太太又談了些家鄉之事，湯老太太見士梅言談溫雅，更加喜愛，士梅便辭了湯老太太回到天津旅舍去搬行李，這裏金玉見士梅去了，她先自有了主意，她心裏暗想，吳公子這一搬行李前來，被那前樓的姨太太少奶奶和那後樓的小姐們看見，她們一定要有表示，我豈不要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饑麼，正當預爲防備，有道是先下手的爲強，後下手的遭殃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金玉她想罷，當時向老太太說道，老太太妳老人家只管一句話吩咐出去，着那吳公子搬來行李，您老人家可打算着吳公子住在那裏，您心裏可有了地方嗎？湯老太太聽了笑道，金玉妳這孩子太糊塗了，想我家這公館裏邊，房舍數百間，樓房平房，空間的很多很多，那裏住不下一位吳公子，金玉道，老太太是這樣說法，您老對於吳公子的住處，倒要斟酌一下兒，我

湯 公 館

第二回 第一集

三二

們公館裏間房固多，但是不是都能容吳公子住的，就按前樓說吧，是各位太太住的地方，吳公子若住在前樓，雖然說吳公子正直君子，究竟不大方便，若使吳公子住在後樓，後樓是三小姐住着的，三小姐尙未出閣，閨閣之地，自己不便，其餘總是下房，想吳公子乃是大老爺着來的，便是湯太太您的親戚，自然不能着吳公子到下房去住，老太太以爲然吾，湯老太太聽她說得有理，遂說道，金玉這樣說，妳看應當着吳公子住在那裏？金玉故意遲疑一時，裝做想的樣子，呆了一時，方才說道，各處都不方便，吳公子既是老太太的親戚，便着他住在老太太這個院裏，既免諸多不便，更顯得老太太敬愛吳公子，湯老太太聽了，大喜道，還是金玉妳這孩子說得有理，這院裏東廂房現在閒着，吩咐媽媽們拾掇出來，便教吳公子在東廂房，妳看如何，金玉道老太太說好便好，婢子知道甚麼，湯老太太聽了說道，我說好就是好，妳就吩咐她們去給吳公子收拾東廂房，想他此時回去，將行李打理起來，不消多大工夫便會來的，金玉道是的，湯太太您抽烟吧，待婢子吩咐她們快快拾掇便是，管保誤不了吳公子住就是了，說着走出上房，便叫來幾個老媽子，不

湯 公 館

消多大工夫，已將東廂房收拾得一乾二淨，這東廂一連三間，兩明一暗，明間裏收拾成坐客屋子，暗間裏收拾成住室，有那金玉指揮一切，這三間房子，收拾了個雅潔整齊，或有人問著者，說的這般快，諸位有所不知，這裏邊有三個原因。第一是湯公館富貴不亞於帝王，所有一切器俱，都是現成的，第二是湯公館的老媽子不知有多少，此時金玉喚來五七個媽媽，共同收拾。第三是這金玉姑娘，在湯公館婢僕羣裏，要算是個最大的人物，誰敢不聽她的吩咐，誰不怕她幾分，此時她高興指揮着衆僕婦收拾屋子，那個怠慢，因此不消多大工夫，便將東廂房收拾得的當當，整整齊齊，閱者不信，聽俺道來，一進門迎面靠東牆放了條几，几前邊放了八仙桌子，桌子兩旁放了兩把盤龍椅，條几之上，擺下了諸般古玩，壁上掛了字畫，靠東牆北邊放了書架子，書架子裏邊自有滿架子書籍，新舊洋裝都有，這個書架子乃是金玉丫頭的，暫且慢表，靠西邊窗下，放了一張寫字台，上放文房四寶，寫字台後邊放了一把螺旋椅子，寫字台南邊，放了衣架子，乃是預備士梅掛衣服的，屋當中擺下一架洋爐子，此時金玉已吩咐王媽將洋爐子升着，恐怕士梅夜裏寒

湯 公 館

冷，寫字台北邊，放了一架風琴，乃是預備士樵園的時候消遣之物，靠北牆放了一個茶几，兩旁放了兩個小沙發，茶几之上放了茶壺茶碗，這是預備士梅渴的時候，吃茶用的，外屋大致如此，諸位再看她替士樵佈置的臥室，一揭軟帘，便可以看見迎面的銅床，雪白幔帳，燈籠走穗，幔帳之內，放了一層層大紅軟緞被子，另有一對鴛鴦枕，士梅來時帶被褥不帶，都已不成問題，靠窗口放了一張長方桌子，上邊也放了文房四寶，靠東牆放了一個立櫃，乃見預備給吳公子放穿不着的衣服的，立櫃外邊，嵌着一塊大鏡子，穿上衣服時，可以對鏡子照看自己的形容，靠北牆房門口，一邊放了一個小沙發，這兩個沙發正對着銅床，東北角上裝起一洋架爐子，此時爐火正旺，只燒得這間臥室裏溫暖適體，金玉她將東廂房拾掇妥當，一切部已完備，這才回到上房，向湯老太太回說，已經替吳公子將東廂房收拾完備，只待吳公子來了，湯老太太聽了，很是歡喜，當時賞與金玉大洋十元，命她到賬房去支，金玉她不肯打斷老太太的高興，當時到賬房裏將十元獎銀支來，讓老太太看過，又謝了老太太，只是不見吳公子到來，她恐怕爐子滅了，她又親自跑到東

湯 公 館

廂房添了煤，兩個爐子都是列火騰騰，再把這東廂房素日不佔人的寒氣給趕了出去，金玉她尤恐這屋裏設備不完備，她仔細再檢察一過，果然還短着一件東西，我弄了半天，竟沒有預備下這件東西，吳公子來了，豈不要怪我不底細，怨道，她未預備下什麼東西？原來她仔細一看，裏外屋裏，沒有臉盆，她想吳公子早晨起來，用甚麼洗臉，當時吩咐媽媽將盆與盆架一齊找來，俱是新的，金玉她一看了臉盆，還沒有手巾，她却又想起胰子，她又一想早晨起來，吳公子不能只洗臉，還須漱口，漱口盂以及牙刷子，舌刮子，以及牙粉，都還沒有，我竟向老太太說業已齊備，吳公子若一日來到，用什麼沒有什麼，若去向老太太要起來，於我大大不便，那時老太太一定要質問我，吳公子看了，豈不要怪我作事不底細麼，金玉她想到這裏，急忙跑到她自己房裏，將他自己刷牙漱口這套傢什拿過來，她是恐怕吳士梅此時來到，所以暫拿她的代替，容時再買，她既將漱口盂拿來了，她自己一想，還短一件東西，怨道，還短甚麼？原來她一想，這冷的天氣，早晨吳公子刷牙的時候，自然是在屋裏刷牙，刷牙時豈不要痰筒，這房裏竟無一個痰筒，豈不是大大缺

湯 公 館

第二回 第一集

三六

點，金玉她當時吩咐王媽快去找幾個痰筒來，王媽不敢怠慢，不一時將痰筒找來，放在茶几前邊，金玉她再仔細檢察一遍，這回可是差不許多了，就聽着壁上的鐘當七：：：：打過五點，她不由說了一句這鐘對嗎？王媽道，對，怎麼不對，金玉道，妳到上房去看看幾點了，王媽不敢不去，只得轉身去了，不多一時回來說道，五點道三分了，金玉抬頭看壁上的鐘時，却是一分不差，她不由得說了一句吳公子走了一個半鐘頭了，他是三點半走的，怎的此時還不來，王媽道，吳公子在天津旅舍住着，離這裏很遠，便是坐車，來回也須一個鐘頭，何況吳公子回到旅舍還須打理行李，又須與店主算賬，怎能說來就來，金玉聽了有理，並不則聲，仍在這房裏走來走去，瞧七這裏，看看那裏，一時添添煤，一時通通火，一時坐在沙發上，一時躺在幔帳裏，由外屋走到裏屋，由裏屋走到外屋，你看她一時不放消停，只等到華燈初上，滿堂來請她去吃晚飯，却仍不見吳士梅到來，金玉隨着滿堂到了上房，吃過晚飯，其實她何曾吃得下去，只胡亂吃了幾口，便停箸嗽口，仍回到東廂房去，但見這房裏燈光明亮，火盛屋暖，只等到十一點以後，仍不見吳公子

湯 公 館

到來，未免使儂心焦，畢竟吳士梅爲了何事，此時未來，請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第一集

三七

湯 公 館

第三回

李少卿慨講桃花運
楊小姐迷情走他鄉

話分兩頭，且說吳士梅見過湯老太太，蒙那湯老太太一口應承，代爲謀事，又蒙她吩咐即日將行李搬來，在此居住，士梅暗暗歡喜，當時辭了湯老太太，出了湯公館，僱了一輛洋車，一直直奔天津旅舍而來，不消多大工夫，已經來到，士梅下了車，賬房裏付過車資，到了樓上十號，推門進來，李士傑正在看晚報，一見士梅回來，忙站起身形笑問道，吳兄可曾見着老太太？士梅笑道，見着了，很有希望，老太太命愚兄將行李搬到公館去，這裏只贖下弟弟，等我一旦有事，便立來約你，此時夥計已經送來茶水，聽見吳公子要去，又要贖下李士傑，冷笑道，李先生莫不也跟了吳公子到湯公館去麼？士傑明知是他在諷刺自己，但是曉得他乃是無知之人，不和他計較，笑道，夥計你別忙，過兩天就去了，那夥計很輕薄的看了士傑一眼出去了，士梅看了，好生替士傑抱不平，笑道，賢弟不必與此輩無知之人計較，愚兄而今雖然去了，仍然和在這裏住居是一樣，賢弟的經濟，愚兄自然供給，賢弟不必

湯 公 館

恐惶，士梅語罷，出了房間，奔樓下賬房來，經理正在賬房裏坐着，見士梅進來，忙起身陪笑說道，吳少爺您出門來呀。您請坐，士梅笑道，李經理我與天要去了，且將這五十元存在寶櫃，作爲李士傑的生活費用，日後如花完今，鄙人仍負供給之責，萬望李經理對於李先生要和氣一些。須知如此好青年，乃爲我國最需要之青年，一旦有機會，我便來請他，李經理聽了笑道，吳公子說的那裏話來，李先生與我乃是同姓。五百年前還是一家人，吳少爺與他不過一面之緣，尙且如此慷慨，我李某難道就不是人不成，何況李某當年漂流江湖，備嘗作客之苦。此時有此一碗飯吃，怎能忘記當年苦楚。我這旅舍之內，與他家不同，他家旅舍若是客人給不了房錢，臨走之時，便不讓搬行李，我認爲開旅店的這種舉動，實在不道德，你想他出門在外，一旦被困，乃是意料不及之事，你當他窮途末路之時，再扣他的行李，試想他出了你這店門，再到他家去住，連行李也沒有了，更不好辦了。如此豈不將一個人給逼死嗎，我當年便經過這種事情，那時我到湖北投親不遇，困在店內，衣食無着，欠下房資，天將九月天氣，那店主東一定要我騰房，並將我的被褥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四十

棉衣一併給扣下了，好嗎，那年冬季幾乎沒把我凍死，後來又投宿在一家旅舍，這家店主東便與那家不同，是個老者，他老人家見我貧窮，不但不和我要房錢，竟將被褥借與我鋪蓋，後來他老人家有了富裕錢，竟替我置了一身棉衣，又替我謀了一條事情，乃是在軍隊上當差，我後來得上司提拔，居然當了排長，不到一年又升為連長，後來打仗，我將對方馬匹偷了二十餘頭，上司認為我能幹，立即升為營副，又三個月便升為營長，每月雖然不按期發餉，手中倒也不缺錢花，這話是在江西，後來恰巧奉命開往湖北，我便帶了護兵，到了那家扣我被褥棉衣旅舍，將掌櫃揪住，一定要他還我被褥棉衣，我情愿將欠資照付，他已被褥給與我賣了，我怎能讓他，喝令護兵給我打，只將那小子打的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求饒求恕，我見他叫的太可憐了，才將他饒過，便騎了馬和護兵到老者店來，至此一間，老者已經去世，而今此店，是他兒子開着，我將洋三百元，付與少掌櫃的，又問老人家的墳墓在那裏，桂己起回故鄉，離此甚遠，未能前去焚紙，自此而後，我覺得世間最能行善的事業，莫過於開店，後來軍隊被編，將我由營長編成連副，我一跛脚

湯 公 館

不幹軍隊了，來到天津，便開設這天津旅舍，對於客人，不敢說和靄幫忙，却倒未曾爲了房資難爲客人，李士傑在此困了數月，房資欠至六十餘元，我姓李的從未問他一次，吳公子可以問問士傑是真是假，他在這裏當茶房，乃是他的情願，依我不肯，無奈他一定要當茶房，我也攔他不住，此時有吳公子幫助他，我姓李的很替他慶幸，可見一個人總有反身之日，總有時來運轉的時候，萬萬不可將人看死，假使我素日爲了房錢欺凌士傑，至今日我有何顏面見吳公子，這就叫做天無絕人之路，人不可太短，吳公子以爲何如？吳士梅此時本一心想着搬行李到湯公館去，不想這位李大經理背起他的履歷來，士梅一聽，真還是入了耳，投了脾氣，覺着這位李大經理果然與衆不同，當時竟不願意走了，還愿意聽他講論，就在這般光景，李士傑推門進來，李經理笑道，來了來了，正說你哩，士傑也笑道，說我甚麼？李經理道，吳公子要走了，給你留在櫃上五十元，讓你在此居住，日後吳公子有了出路，還要替你設去，這不比當茶房好得多了嗎，士傑笑道，託經理的福，李經理笑道，士傑這大的一個英雄，也說起這樣的俗而不可聞的言語來了，快不要這樣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四二

說話，須知這等言語，乃是開班子做下處的人說的，不是我們這等人說的，李士傑聽了，頗爲慚愧，此時已是晚飯時候，李經理此時特別高興，親自拿起耳機，往蓬萊春去了一個電話，叫了幾個菜，吳士梅忙道，李經理你要這許多菜做甚麼，李經理笑道，吳公子要去了，我叫這幾個菜，權作替你餞行，士梅忙道，豈敢豈敢，就此謝謝，我此就要去了，李經理道，吳公子不要推辭，須知我們弟兄湊到一處，很是不易，我纔說生在天底下地上頭，若得一個心同道合，沒脾氣的人，那便算是不枉一生，今日遇見吳兄這樣慷慨人物，真可說是我一個知己，我李少卿向來不會客氣，更不曉得什末叫高攀，什末叫低就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吳兄雖是吳狀元的高孫，我李少卿不管這些，只是和你投脾氣，便要和你近乎近乎，你休笑俺勢力，士梅見經理這般豪爽人物，早已心領，說話時，蓬萊春已送來酒菜，當時拉開桌子，士梅上首落坐，士傑和李經理打橫，三人連談帶吃，不一時酒足飯飽，士梅便要告辭，奔湯公館去，李經理道，吳弟休要忙走，此時是夜間，搬弄行李，由馬路路上走，恐受檢察，諸多不便，士梅道，檢察甚麼？少卿道，吳弟新至

湯 公 館

此地，不知此地現在地面緊急，夜間行人往往尙受檢察，此時你搬運行李，更多可疑，聽愚兄之言，明日再奔湯公館不遲，愚兄可以去送你，今天夜裏北洋大戲院乃是郝壽臣馬連良的青梅煮酒論英雄，我們弟兄三人，倒要去觀看一回，此劇乃馬郝二伶拿手佳劇，不可不看，士梅見李經理心實老誠，不便推辭，只得應允。李經理恐怕去的遲了，買不得好座，遂向士傑和士梅道：「我們現在就去，晚恐買不得佳座，又向夥計說道，你僱三輛車到北洋戲院去，夥計唯唯，不一時進來回道，經理車已僱妥，李少卿和吳十梅李士傑乘車直奔北洋戲院而來，不消多大工夫已經來到，李經理到售票處一買票，池座早已售罄，李少卿此時倒弄了個乘輿而來，敗興將歸，却聽那售票員說，樓上尙空着一廂，李經理聽了，忙道，如此很好，我們便要此廂，當時三人上了樓，那夥計將他們三人領到一個廂來，士梅留心看那廂時，恰恰又是第七廂，不免想起昨夜在春和之第七廂，當時三人落坐，夥計送來茶菓，便去了，此時台上乃是墊場戲，不甚怎樣，無庸老夫一記，單道吳士梅坐在第七廂中，他心裏有所感觸，暗道昨夜在春和聽義務戲便是第七廂，今日來到這裏又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四四

是第七廂，這倒有些來歷，士梅他想到這裏，不免偷眼去看第六廂的人物，却是一羣大漢子，一個個都很俗氣，看模樣最限度不過是個商人資格，士梅一看大失所望，不免再回頭看右鄰第八廂時，却是空空洞洞，一人全無，只得收回眼，向台上望去，原來名角登台，便是墊場戲也較當日爲優，士梅看那台上唱的是一齣春香鬧學，很有興趣，便專心聽起戲來，這齣春香鬧學演至中場，那台上飾春香的女角，竟將那何先生的鬚鬚給揪了下來，當時弄了個滿院哄，連士梅也忍不住笑了，就在這般光景，就聽身後嬌滴滴的喂了一聲，其聲帶出很驚訝的形像，士梅不免扭頭去看，士梅他不看猶可，士梅他這一看，心房裏可就好像是跑入一頭梅花鹿一般，突突亂撞起來，閱者愆道，是何緣故？原來士梅回頭一看，但見第八廂中來了三個女客，三個中一個是女僕打扮，倒不認識，那兩個乃是一闊小姐，士梅一看認識，不是別位，正是昨夜春和第六廂的那一對美人，一位姓湯，一位姓錢，那姓錢的小姐年紀少那湯小姐兩歲，那姓湯的小姐長那錢小姐兩歲，士梅記得清楚，一些不錯，閱者，這就叫做無巧不成書，愆看吳士梅這種巧遇，冥冥中都有一

湯 公 館

番因果，所以才有後文一段奇緣，這是後話，暫且慢表，且說士梅一看是昨夜那兩個女子，心裏不免驚奇，急忙收回視線，低下頭來，再說那錢小姐，進了第八廂看見第七廂的吳士梅了，竟不由的喂了一聲，及至士梅看她時，她自知失貌，早羞的低下頭去，那湯小姐聽她喂了一聲，不免抬頭看去，一眼看見士梅，二人正正打了一個照面，湯小姐也很驚奇，當時她們二人便第八廂中落坐，此時李經理和李士傑只顧着看台上的何先生，並不留心士梅，再說士梅一看是她們二人來到，心裏暗想，這可是真正奇了，莫不是我和她們有些緣份不成，竟如此湊巧，假使我今天要執意到湯公館去，不來聽戲，便不會又遇見她們，偏是李經理死拉活扯，來到這裏，却又赶上沒了池座，偏偏就單有這第七箱閒着，第六箱乃是一羣粗俗大漢，我以為沒有希望了，誰又知她們竟發現於右鄰第八箱來，看起來定有一些緣份，我吳士梅不要輕輕的再將機會拋過，有道是機會難再，機會一去不復來，我應當怎樣向她們表示呢？看她們二人的情景，都已屬意於我，這是定而不可疑的了，若不然她們昨夜在春和臨走之時，就不能那麼狠狠的看我，此時來到，又至於一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四六

「喂」呢？可見她昨夜回去也和我一般，躺在床上，將我回憶一遍，她腦子裏印着我，所以此時一見我，竟脫口而喂了一聲，她這一喂足可證明她那芳心裏已有了我，士梅正在呆呆的想着，却聽着那邊箱裏二人說私語，士梅暫停思潮，平心靜氣竊聽她們的私語，就聽說道，錢小姐你看那箱裏不是昨夜春和那人嗎？怎的我們又和他坐在一塊了，就聽那錢小姐說道，這也是平常事情，我們且聽我們的戲，不要將今夜的好戲就誤了，士梅聽了，心說我妄想了，聽她這句「這也是平常事情」，看起來她認爲這是平常事情，我豈不是妄想嗎？士梅剛想到這裏，却聽那湯小姐說道，錢小姐你既認爲是平常事情，爲甚麼 剛才妳進到箱來喂了一聲，妳喂甚末呢？快給我說，士梅聽了，立時又興奮起來，不由的偷眼去看她，恰赶上那年幼女子扭着粉項往這邊偷看，恰恰和士梅打了一個照面，但見她面現紅雲，向士梅微微一笑，轉回身去。士梅經她這樣一來，靈魂兒幾乎被她攝了去，多時方才清楚。心裏突突的跳起來，暗道這個美貌女子她一定有意了。但是如何知她接近呢？士梅正這樣想着，那台上的鬧學已經下場，一陣羅鼓喧天，乃是青梅蒹酒論英雄即將

湯 公 館

開揚，全院空氣驟見緊張。李經理扭轉身來，向士梅笑道，吳弟你留神看罷，這便是馬連良郝壽臣的青梅煮酒論英雄了。士梅忙陪笑道，是的小弟留神看着呢？李經理笑道，吳弟你看此劇，必要用心觀看。方看到好處，士梅聽了李經理這話，先自紅了臉，這叫做賊人胆虛，李經理是如何的人物，見他忽然紅了臉，便是一怔，遂抬頭觀看，李少卿他這一看便看明白了，心裏暗道一聲原來如此呀，我倒沒有留神呢。閱者，這回可是糟了，李少卿他此時既瞧出土梅的形跡來了，他可就留下她們的心了，因此士梅乾着急沒有法子，在他監視之下，不敢回頭去看那第八廂中的二美，心裏頗為悵悵，及至停鑼散戲，士梅也沒敢回頭看一眼，士梅這天夜裏戲也就誤了，美人也沒得好好的觀看，此時既已散戲，只得隨着李經理和李士傑走出廂來，那第八廂的錢湯二位小姐和那僕婦早沒了踪影，士梅心裏頗為遺憾，但是也沒有辦法，只得狠着心下了樓，出了北洋大戲院，李經理叫了三輛車，便奔天津旅舍而來，不消多大工夫，已至門前，三人下了車，走入櫃房，夥計付過車資，此時櫃房的先生已經睡了覺，李經理此時肚子裏還有許多話要向士梅訴說，恐在櫃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四八

房說話，耽誤先生的香夢，因此三人一齊上了樓，進了十號房，夥計見經理一齊上來，忙着泡了好茶葉送進來，李經理吩咐出去吧，夥計便帶門去了，李經理笑向士梅道，吳大弟我有一句話向你說，可是我說不出來，你可不要過意，其實這都是笑談，士梅准知道他是要議論那湯錢二位小姐了，但是自己又不能說你不要說了，我已曉得，只得道，兄長有言請講，何須客氣，便是小弟有了過處，蒙兄長指教自應感激不盡，怎敢不聽，李經理未嘗開言，先將士梅的面貌端詳一番，倒將士梅看的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早紅了粉面，垂下頭去，李經理笑道，吳大弟我說這句話，倒顯着爲兄輕薄，其實倒不是爲兄輕薄，實在是愚兄心直口快，肚裏藏不住言語，看起來就要說，愚兄不但會開旅舍，還會相面，我現在相得吳大兄弟將交桃花運，這步運氣說好就好，說不好就不好，若是這步運氣走對了，便會因此騰黃飛達，若是走不對，便有殺身之禍，愚兄此言，並不是危言以恐嚇，實在是相書所載，一個人不論是男女，都有這步桃花運，不過有輕有重而已，愚兄觀吳大弟這步桃花運，竟出了相格，若不加小心，恐有殺身之禍，士傑聽了李經理這篇言詞，不

湯 公 館

免抬頭去看士梅，但見他一副玉面，白中透紅，紅中透粉，粉中透亮，正是紅光奕奕，神彩飄飄，好一副俊美面貌，看不透那裏透出殺氣，遂笑向李經理道：「你由何處看出士梅兄弟將走桃花運？李經理聽了，手指士梅的眼角笑道：「你看他這眼角傳神，總無意看人而也有情，此時他已走至眼運，正是這步桃花惡運，豈可不小心哉，士梅聽了李經理這話，不免將士傑的眼角看看，果然和己不一樣，再抬頭去看李經理的眼角時，却是和自已的眼角有些相仿，正待要說甚麼，那李經理却不容士梅說他，他却不打自供起來，當時李經理笑道，兄弟你不要說了，你一定看見愚兄的眼角了，你也不用問我。我並將我走眼運時候的一段危險訴述出來，吳大兄弟你也可作爲借鏡，（余亦願聞）不過愚兄那步桃花運比起兄弟你這步桃花運可相差千八百倍，故面無大危險，却也幾乎喪了性命，士梅此時急欲他訴述他的桃花運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遂催道，李兄請您快講，小弟愿聞，李經理笑道，提起愚兄當年走桃花運時，却和一部小說裏邊的主人翁有些相仿，士梅笑道，但不知和那部小說的主人翁相仿？李經理道，提起這部小說也很有名，乃是「天津小姐」，這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五〇

部書裏所記之主人翁名叫賈子玉，他的所遇所遇，以及他的桃花運，恰和我有些相似、不過他的桃花運經著書的替他添枝加葉，顯着有了價值，愚兄這桃花運，乃是實在實，並無人替愚兄作書，便沒人替愚兄添枝加葉，所以講來自然不甚圓滿，當然不如那「天津小姐」裏邊說得有聲有色，動人情緒了，士梅聽了深深將「天津小姐」記在腦子裏，却催道，請兄長快說你當年的桃花運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讓我也見識見識，開開茅塞，李經理笑道，說出來不怕士傑和吳大弟笑話愚兄，當年我在湖北投親不遇，困在店中，被那店主人將被褥棉衣一齊扣了，將愚兄轟出店門，愚兄又投到一家小店裏居住，這家小店主人姓張，人都喚他張老丈，他見愚兄貧苦，不但無住店之資，却連飯費也沒有，他不但向愚兄討房錢，竟還管愚兄的飯吃，這份恩情已是沒齒令人難忘的了，誰知他老人家又替我介紹到團部當差，並且替我打了保條，如果日後有任何差錯，他老人家須負全責，因此我在團部當差，小心謹慎，勤儉自持，不敢稍微大意，楊團長見我諸事小心，作事盡力，很是喜歡我，便將我撥到他公館去當差，那時我才十五歲，生得身材又小，楊團

湯 公 館

長的太太很是慈祥，見我年幼老誠，竟不把我當外人看待，時常將我叫到上房去作事，楊團長的小姐那時也是十五歲，正合我是同歲，因她母親不把我當做外人，她對我也很親切，如此二年工夫，她也十七歲了，我也十七歲了，二人都懂得事了，有此二年工夫，我和她的感情已到了極點，只是存她父母監視之下，不能放肆，那時我和她都很着急，有一天我到街上看見位算一卦先生，我素日並不信服他們，可是這天走到他的卦桌前面，竟不知不覺的立住腳了，那算卦先生將我的五官端詳了一遍說道，吾看你的眼角，現在正走着桃花運，目下若不擺脫，便有殺身之禍，我一聽他這話，正說在病上，便請他替我算卦，原來這位算卦先生可真有點來歷，他不但相法驚人，他的奇門更是了得，他讓我抽了一個籤，依奇門遁甲推算下去，竟將我生年齡生辰連那楊小姐的年齡生辰都給算了出來，我那時可真是口服心服了，當時向他問計，他在我手心裏寫了一個洮字，我再問他話時，他始終不語，我沒了辦法，問他該着多少錢，他說此時不要錢，等你將這步桃花惡運闖過去了，再來謝我，愚兄聽了，只得走開，回到公館見了小姐，將算卦先生之言向她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五二

訴了一遍，她也很驚奇算卦先生的本領，竟能曉得她的生辰八字，她也十分贊成算卦先生這個「逃」字，於是於第三天夜裏，乘着楊團長不在家，楊太太睡覺之際，我們倆便帶了些細軟，逃出家門，幸喜無人看見，我和她已經計議妥當，所以出了家門，一直奔車站而來，要說愚兄辦這事，也算是很聰明，鐘點是捏算好了的，所以至時正有東去之車，當時買了兩張票，我和她便進了站，我是滿不在乎，一點形色不露，只是她乍不出門，今天又是偷着逃跑，所以她的神色，便大大有異，我倒替她捏着一把汗，本來若被護路警察識破，將我她抓住，問明情由，將我她交與楊團長之後，楊團長便是將我鎖斃了，我也死而無怨，只是她爲了我名節掃地，爲親友所不齒，所以我那時非常替她揪心，幸喜那時車已將開，我和她裝作趕車的樣子，急急奔跑，所以未被護路警察看出破綻，我和她剛一上車，尙未尋得坐位，車已開了，我那時心裏才告一段落，我和她慢慢的尋得一個坐位，我讓她坐下，我便站在她身旁，她的顏色已嚇的黃了，嬌喘喘的令人着急，查票的過來，看了看她，辛而未查問，不一時憲兵過來，問我到那裏去，我從容的答道，到漢口去，憲

湯 公 館

兵又問這位是誰，我笑着答道這是我們團長的小姐，現在要到漢因為身子有些不適，憲兵又問你們團長姓甚麼，我告訴她姓楊，憲兵見我，應答自如，便去了，一路平安，再無人過問，誰知到了漢口車站，剛一下車，早有許多警察圍上前來，不容分辯，先將我細上綁，早將楊小姐嚇的大哭起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湯 公 館

第三回 第一集

河北出版社。新出版的？

五四

五美艷史

全 原 特
出 書 價 價
版 一 六 二
冊 角 角 角

河北出版社發行部啟

湯 公 館

第四回

傳佳話楊團長含污納婿
觀書房吳公子滿心歡娛

臨回緊接上回，上回講的李經理自述桃花運，楊小姐夤夜別家，李經理他說到被警察細了綁，將他和楊小姐帶到局裏，只把個楊小姐嚇的掉下眼淚來，李經理她講到這裏，只講得他口乾舌渴，便斟了一杯茶自去飲去，著者乘他飲茶的當兒，急忙換了題目，現在李經理已經將茶飲盡，舌潤口濕，於是他又繼續向吳李二人訴述起來。他道，二位老弟你們可曾聽見，我和小姐都被送到局長面前，局長親自審訊，問我是不是叫李少卿？愚兄從來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當即承認是李少卿，我問他如何曉得我的姓名，局長道，適才楊團長打來長途電話，將你的像貌年齡形跡說得很清，這位是楊小姐對不對？楊小姐此時羞愧欲死，只是啼泣，並不答言，局長道，楊小姐不用傷悲，這事並不怨小姐，實在是這聽差可恨，竟敢拐帶主人，局長剛說至此，就聽電話鈴響，局長伸手拿起耳機一問，正是楊團長又打來長途電話，詢問局長可曾查獲？局長據實回答道，已經查獲，現在他們二人都在敝局長辦公室內

湯 公 館

第 四 回 第 一 集

五六

，請團長吩咐，如何處理？楊團長道，將他們二人一併解送本團，鄙人自有辦法，局長聽了，放下耳機，適有西行之車，局長派了兩個弟兄，寫了一封公函，將我和小姐交與警士，推上火車，便押解回團，我見了楊團長急忙跪倒在地，請乞免罪，楊團長並不答言，當時將我和小姐押回公館，楊太太看見她的女兒，不免心疼，但是沒有團長命令，不敢解綁，等到夜間十二點多鐘了，團長將團副和三位營長都叫了來，坐在客廳裏，吃着茶，又吩咐僕人去叫我的介紹人，便是那開店的張老丈了，僕人聽了，轉身而去，那時我可真急了，因為我一人做下這等不法之事，我一人挨槍斃，雖死也不冤，不料此時，竟將我那救命的恩人也要弄來，我心裏那時真是慚愧急了，不多一時，就見三五個護兵將張老丈架來，到了團長面前，喝一聲跪下，瞧你這東西給弄的這種人，居然就敢拐帶小姐，張老丈聽了只嚇得打哆嗦，我那時只待一死，更無顏和張老丈說話，誰知愚兄這步桃花運，乃是一步好運，就聽綁團長喝令一聲，爾等休要吓嚇老人家，快將老人家的細繩解開，本團長有話與老人家商議，護兵們聽了，各自吃驚，不知團長是什麼意思，愚兄那時也

湯 公 館

是莫名其妙，團長見張老丈站起身形來了，却唱退護兵等，請張老丈上首落坐，三個營長下首相陪，就聽團長吩咐將小姐和少卿一併叫來，早有女僕將我和小姐推至他們面前，就好像開了三堂會審一般，團長吩咐女僕將少卿和小姐的繩子解下來，女僕聽了，念一聲佛，將繩子替我們倆解開，就聽團長吩咐道，妳們倆人站在一旁，我和小姐便分左右站住，團長這才向張老丈和三位營長說道，今夜鄙人將張老丈和三位同志請來，沒有別的事情，只因小女與少卿二人，年歲相當，性情相投，少卿自幼在此做事，諸事很能盡心，並且聰明爽快，將來很有希望，小女與少卿感情融洽，鄙人早有納少卿為婿之意，只是尚未出口，她二人年幼無知，竟於昨夜不辭而別，現在蒙局長將她們倆追回，即便替她們倆完婚，以免外人誹議，惟少卿此地無親無友，故將張老丈請來，替少卿主張一切，我這方面請三位營長做個証婚人，尙望張老丈和三位同事不要見怪，樂予成全此事，此時不但我和小姐驚奇，就連那三位營長和張老丈聽罷各自楞了，誰也不敢答言，團長看了，哈哈大笑說道，三位營長怎的竟如此頑固，我楊某做這等事，認爲是最光明正大，可以傳

湯 公 館

第四回 第一集

五八

爲一段佳話，怎的你們尚且見疑？張老丈和三位營長見團長這話是實，並非出於奸詐，這才都笑了，團長吩咐我和小姐過來叩謝四位証婚人，當夜立了婚書，自第二日起，便換辦娶親之事，到了吉日，來賓不下數千，但是本地的紳商，因爲楊團長素日在此地住防，很得民心，軍民聯歡，故此日熱鬧非凡，士梅弟你可聽見愚兄的桃花運了嗎，李士傑和吳士梅聽李經理說罷他這段艷遇，忙問他那麼我們這位嫂夫人現在那裏？李經理長嘆一口氣道！唉！不提你嫂子來我還好受，提起你嫂子來，唉！倒教愚兄難過了，你嫂子自嫁了便害起病來，一連病了一年多，竟夭亡了，愚兄因感她待我的恩情，立志不再娶妻，隨着楊團長當兵，升爲排長連長，後來楊團長升爲旅長，便將我升爲營副營長，中途多少人替我提親，我想對不起地下的楊小姐，所以迄今未曾再娶，士梅聽了李經理這話，贊一聲誠多情人也，李經理道，所謂多情，正是痴情，不過愚兄很愿被人罵一句痴情，此時壁上鐘鐺七……打了四下兒，李經理抬頭一看，已經四點，笑向士梅士傑道，現在我們談話，不知不覺已經四點了，天快亮了，我們都安眠去吧，士梅笑道，仁兄談的很有意

湯 公 館

想，請繼續談下去，李經理笑道，愚兄一生一世就是這末一點歷史，現在已經談完了，再談便是上前敵，打窮仗了，一些意思沒有，士傑聽了，大不以為然，笑道，李經理此時睡了，沒有精神再繼續談了，並不是上前敵沒有意思，說着將李經理送出房來，李經理到賬房去休息去了，李士傑和吳士梅返回房來，也各自安眠，士梅躺在床上，將李經理的言語回憶一遍，覺着這位楊團長的小姐太多情了，竟早年而亡，否則此時有緣，與她見一面，也不枉生一世、可憐她竟夭亡，可惜可惜，士梅又想到這位楊團長辦的事情，也可以說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，值得向人傳說，士梅如此翻來復去思想了一回，壁上鍾鐺七：：：：：打過六點，天已亮了，有心起床吧，此時尚早，遂又合上眼睛，竟走入夢鄉，士梅正睡得香甜，忽聽有人輕輕叫道，吳大弟醒醒，吳大弟醒醒，士梅由夢中一驚而醒，睜眼一看，却見李經理，急忙坐起身來，李經理道，現在湯公館的汽車停在門口。候你多時了，請你起床，到外邊看看，有一個年輕女僕，在櫃房裏坐着很覺不便，士梅聽了，急忙穿了衣服，下了床亦沒顧得洗臉，便走下樓來，到了賬房一看，果見坐着一個年

湯 公 館

第四回 第一集

六〇

輕婦人，那婦人見士梅進來，忙起身請安，笑着說道，吳公子您起床啦，老太太昨天夜裏等了您一夜，也沒有見公子去，此時老太太吩咐僕婦來此迎接公子，汽車就停在門口，我們來到這裏，已經一個多鐘頭了，等着公子不起，大家不敢驚動，適才這位經理先生起來，才將公子喚起來，公子我們此時就走吧，不知這裏算了賬未曾？金玉姑娘給了僕婦一百元錢，如果這裏沒有算賬，便拿金玉姑娘這錢付房資，李經理在旁聽了，忙笑道，這層不勞妳們費心了，天津旅舍是我李少卿開的，這吳士梅是我兄弟，何需房資，王媽聽了，笑道，原來如此，怪不得我們公子昨夜沒有到公館去呢，想是李經理替吳公子餞行，攔住了，小王媽她這兩句話倒很平常，可是她說話的姿勢太好看了，滿面含笑，和霽可親，士梅看了，心裏想道，昨日我在這上房見她，不像如此縹緲，怎的此時看着，竟這樣美貌，這是士梅心裏的言語，當時由夥計替士梅將行李打理起來，放到汽車裏，士梅由腰裏取出皮夾，給了夥計一元錢茶水，夥計謝過，士梅別了李士傑和李經理，上了湯公館的自備汽車，那王媽也隨後上來，士梅坐在下首，王媽笑着說道，請吳公子坐在上邊

湯 公 館

，僕婦下首坐爲是，士梅見她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處處溫柔，處處可愛，有道是，恭敬不如從命，便坐在上首，王媽坐在下首和士梅對面坐了，士梅向窗外和李經理李士傑點頭作別，車夫搬動機輪，鳴的一聲，開將下來，其快如飛，別看士梅是狀元的高孫，他今天還是初次坐汽車，初次開這份眼，他還不如人家王家坐這玩意兒坐的多呢，小王媽見士梅坐在車裏，東張西望，看着十分可笑，小王媽她想笑不敢笑，拿衣袖兒掩了她那紅唇，只是兩隻醉人的眼睛未曾掩住，士梅看了她那一雙醉眼，來回亂瞟自己，心神不定，越看她越愛，只是夫子講過男女授受不親，不敢放肆，不一時，車抵湯公館門前了，二人下了車，早有當差，卸下行李，小王媽領了士梅一直奔裏邊來，進了上房，王媽請士梅堂屋稍坐，她到西裏間臥室裏，夢明老太太吳公子已經來到，金玉笑道，吳公子既是來了，爲甚麼不請進來，面見老太太，王媽陪笑道，沒有姐姐的命令，誰敢進來，金玉聽了，臉兒一紅道，大嫂便請吳公子進來，王媽聽了，轉身出來，走至士梅面前說道，吳公子您請臥室坐吧，士梅聽了，起身走入臥室，急忙向老太太請安，老太太只是笑顏滿面，那

湯 公 館

第四回 第一集

六二

金玉在旁不住拿眼瞟士梅，那意思是怪士梅爲何昨日未來，士梅是如何的聰明，自昨天他就看出這位金玉姑娘，在老太太面前勢力最大，對於自己，却表示好感，他昨夜躺在天津旅舍的床上，未嘗不把這姑娘思量一番，此時見她瞟自己，看她那神氣表情，十有九成是怪自己昨日未來。士梅既是看出金玉的表情來了，遂裝作向老太太說道，昨天我回去，被天津旅舍經理攔住，一定要請學生吃晚飯，學生堅辭不得，只得在他櫃房裏吃過晚飯，學生便要前來，李經理又道：現在地面很緊，夜間搬弄行李，須受檢察，太不方便，因此昨夜未來，不想今日學生尙未起床，老太太，便派汽車去接，學生蒙恩，不知如何報答，老太太見士梅言談淵雅，態度安逸，愈是歡喜，旁邊的金玉，比士梅還要聰明，早知士梅這話，並不是向老太太訴說，乃是向我敬稟，看他人物楚楚，心寬內秀，只看我的神色，便知我的意思，果然不愧是狀元的後代，她見吳士梅將話說完了，遂答道，吳公子昨夜未來，老太太念叨多次，原來是這樣情形，現在前方吃緊，這天津爲後防重地，自是要緊，這些日炸彈連續爆炸，宵小潛伏，當局爲慎重治安起見，每至夜間，檢察行人，

湯 公 館

吳公子昨夜未來，婢子諒是這等緣故。不期然果然如此，倒未出婢子的意料之外，老太太已吩咐婢子，將東廂房替吳公子收拾出來了，請吳公子到東廂房去看一看，短甚麼日常用品，好爲預備，免得用時再找，便和中國打仗沒有飛機一樣，現在用的時候了，再向德國去買，等到將飛機買回中國，人家已經得了全勝，這叫做臨渴掘井，乃下下之策，請吳公子隨婢子到東廂房來看一遍，土梅聽了，遂起身跟着她出了上房，進了東廂房，土梅抬頭一看，但見外邊兩間，收拾得書房模樣，有書案，有寫字台，有樂器，有書府，書府裏邊裝了滿架子中外古今書籍，常中架起一個大洋爐，火鏟昌起多高，將爐子燒得通紅，室中煖和異常，如至春日天氣，四壁牆上，掛了珍貴的字畫，土梅是懂得這些古物的，但是宮中之物，乃是湯大人得自行宮，土梅看了這兩間書房，先自歡喜，暗道，收拾這書房的人，如何曉得我的心思，正是我理想中的書房，這本是土梅心裏的話，不想他歡喜之下，意脫口而出，旁邊金玉聽了，得意非凡，向土梅淺淺一笑說道，吳公子多誇獎，婢子實不敢當，土梅自知失口，忙笑道，學生不曉得是姐姐收拾得，未曾道謝，有罪有罪

湯 公 館

第四回 第一集

六四

金玉洒過一轉，那末一笑說道，吳公子不要客氣，且請裏邊臥室裏去看看，如有不妥的地方，婢子立即吩咐媽媽們改革，說着二人進了臥室，士梅舉目一望，這間臥室，太好了，臨窗放了寫字台，有茶桌，有沙發，靠南牆擺起一架淨明澈亮的銅床，雪白幔帳，花邊走穗，幔帳之內，放了一層層的綾羅緞被，繡花妙枕，士梅看了，比自己那套行李來得闊綽十倍，那邊架起一個洋爐子，裏邊烈火騰作響，這間臥室，比書房還要暖和，牆上也掛了古畫。士梅看罷，直喜得心花怒放，比自己在故鄉還要舒適得多，誰能不喜，便是老夫偶得此遇，也要雀躍三丈，樂不可止，吳士梅乃是一個富於情感的少年，有人替他收拾得這樣書房臥室，便是一個醜陋不堪的人替他收拾成如此妥當，也要感激不盡，你想這書房臥室，乃是這樣一個聰明美貌婢子，替他收拾而得，心中由歡喜而感激，由感激而敬愛，此乃情理之常，並非著者強拉硬扯，士梅他面上歡喜這屋子，心裏感激那金玉，眼裏敬愛這姑娘，無論何事，好到極點，便無以形容，壞到極點也便無以形容，士梅此時心裏，歡喜到極點，竟也不知說甚麼好，道甚麼妙了，只痴痴的望着那金玉傻笑，倒

湯 公 館

將個聰明的金玉姑娘，給笑迷糊了，那金玉姑娘此時站在士梅身後，參觀這屋子，士梅在參觀屋子，她却在參觀士梅的後影，她見士梅長長的身材，細細的腰。走一步，曲線畢露，好一個英美男子。那金玉想入非非，忽見士梅望着她痴笑，還以為士梅在笑她哩，其實她們兩人，此時心裏是一個情景，二人對笑之下，心房裏各自一動，都紅了臉，收回視線，這種情景，叫做心照不宣，各有心事，就在這般光景，就聽外屋有腳步聲音，金玉忙問道，誰呀？有人答道，吾呀，金玉一聽，是小王媽，叫道，王大嫂有事嗎？那王媽軟帘走進來，含笑說道，沒有甚麼事，我來揪大姐姐替吳公子收拾的屋子也不好，金玉曉得她的意思，且道，王家嫂嫂又說鬥趣話呢，這屋子不教嫂嫂大賣力氣，如何成得這樣，吳公子適才誇讚了半天，說吳屋子收拾的太適宜了，全是嫂嫂之功，吳公子少不得日後還要謝妳呢，小王媽臉兒一紅道，我不過是個被動的，姑娘是個指揮的人，這屋子雖是我下手收拾，却是大姐姐親自指揮，日後吳公子果然酬謝，也是由大姐姐身上起，我們居次，她們二人正在門口，却聽滿堂一聲喚。老太太叫大姐姐和王家嫂七呢，二人聽

湯 公 館

第四回 第一集

六六

了，忙出了東廂房，奔上房去了，士梅見她們去了，坐在床沿上，默默一想，她們二人，一個十六七歲，一個二十幾歲，都是一樣愛人，她穿了一件長長的軟料旗袍，六寸圓肩，登了亮絲襪兒，穿了一雙圓口繡花小棉鞋，端端正正，好生秀美，她穿了一身短衣服，尖尖的小腳兒，穿了白絲襪，青小鞋，黑白相映，頗爲藝術化。士梅正在想着，早見王媽送了臉水來，笑道，吳公子你不是還沒有洗面嗽口嗎，且擦一擦嗽一嗽吧。士梅遂走至臉盆前，洗嗽一番，他剛剛洗嗽完畢，早見王媽送了茶來，替士梅斟上一杯，笑道，吳公子擦完臉吃茶吧，士梅坐在沙發上細細品茶，不一時王媽又進來笑道，吳公子請你到老太太房裏用飯去吧。士梅便起身到了上房，用過午飯，其實此時已是下午二點多鐘，湯公館向例如此，閱者不必怪奇，下午五點一頓點心，晚飯須到夜間九點才開，士梅吃過晚飯，和老太太說了些家常閒話，便辭出了上房，來到東廂房，自己房來，室內五十燭的電泡子一共三個，外屋兩個，裏屋一個，明亮如同白晝，士梅他在天津旅舍明亮幾倍，看起來世間萬事不盡，吾人

湯 公 館

不必深求，這是書中閒言。且說士梅見這室內明如白晝，心想如此大好光陰，豈可輕投，我且看書，研究些學問，使來打他自己的書箱，他剛一揭那書箱蓋兒，心中猛然一動，這箱中之書，已是我三復讀之。熟而且熟，再讀也不過仍然如此，一些新問學不會增長，我看外間書府，內裝古今中外的書籍很多，何不向書府取一本觀看，士梅主意已決，仍將書箱蓋上，便奔室外來，走至書府跟前，伸手一摸，却有玻璃罩着，便伸手開那玻璃窗兒，拉了兩拉，却拉不開，再仔細一看。原來有暗鎖，士梅不知鑰匙放在那裏，乾望着那書府出神，沒有辦法，猛然看見書府的側面，有兩行小字，上寫道：「此櫃爲金玉所有，內中書籍，概不出借，無論太太，莫論小姐，不管大爺，休題二爺，情面毫無，諸希原諒。」下寫金玉手啟，士梅看了，嚇了一跳，心想這金玉婢子，真就有這大勢力，看這意思，便是小姐太太，她也不怕，我倒要多加小心，休要惹惱她了，她一句話，便會將我攆出門外，那時有何顏面再見親友，士梅見那兩行小字，寫得端端正正，便是劉春霖的小字兒，也不過如此，士梅看了，更是驚服，他望着這兩行小字出起神來，總有兩個多鐘頭

湯 公 館

第四回 第一集

六八

的工夫，未肯動一動，士梅他這種痴情，也可說是天下絕少，人間難尋，本來他祖父乃是狀元，在那時得個頭名狀元，實非易易，若非俱有天才，只憑苦讀鑽研，那是白廢，吳狀元乃是受天之靈，得地之精，天地靈氣所鐘，日月精華所聚，而生於人間，故其才橫五嶽，氣貫雲霄，吳士梅總非其祖可比，可是龍生龍，鳳生鳳，乃是天演之例，故而士梅亦非尋常之人，讀者您就往下看吧，他這份痴情愚態，正多着呢，老夫趁着士梅站在書府側面，望着兩行小字出神的當兒，且將金玉姑娘叙表一番，今日下午她被滿堂丫環喚出東廂房之後，她便到老太太房中，伺候老太太，心裏却惦記着士梅，她想吳公子乃是吳狀元的孫兒，看他言談舉止，倒是不俗，但不知他的學問如何，我倒要試探試探怎樣，金玉她心有此志，只是老太太一時也離不得她，不得離身，芳心總煩，但也無奈，只得耐着，好容易打發老太太吃過晚飯，老太太躺下身形，抽起烟來，那燒烟工作，便是滿堂的正責任，金玉一向不慣燒烟，那滿堂却燒得一口好烟，自己也抽得兩口，金玉却大大不然，總然終日出入於雲霧之中，却無這等不良嗜好，金玉見老太太抽起烟來，即卸了自己的責任

湯 公 館

，再看看壁上的表，已經十二點過十分了，已至自己睡覺時候，遂向老太太告了假，便奔西廂房她的臥室而來，既至室內，老湯媽早已將床鋪打理妥當，還在坐着打盹，等候於她，見她進來，一驚而醒，忙道，姑娘完了事嗎，這裏有茶，說着便替金玉斟，她道，媽媽你去睡吧，這裏我個人都可以了，媽媽聽了她這話，如得大赦一般，謝過她便到下房安眠去了，金玉道媽媽去了，她想我此時若登床而眠，豈不將機會輕拋，我何不趁此時到東廂房去，和他談今論古，讓他曉得曉得我金玉姑娘，不是尋常女子，她主意已決，便輕輕出了西廂房，奔東房而去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湯 公 館

第四回 第一集

七〇

河北出版社。新出版的？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北平外史，全四册

原價三元。特價只售壹元正
外埠函購郵費不加

河北出版社發行部啟

湯 公 館

第五回

萬籟俱寂小婢子斗胆偷香
夜蘭人靜美少年初試雲雨

話說金玉將媽媽打發走了之後，她便輕輕的出了西廂房，奔東廂房來，她剛出了西廂房，心裏一想不妙，想我此時去到東廂房。原是他去叔交情，如此原樣去了，怎能動得他的心，倒是修飾一番再去爲是，她想罷，便抽身回到房來，將門兒關住，對着鏡子，細細修飾一番，將她那眉毛兒，描得又彎又長，在粉面上，又輕輕的薄了一層香粉，將個朱唇，點得鮮紅，由箱子裏特意找出一件最適髓的軟緞旗袍，她穿在身上，結了扣兒，對着穿衣鏡一照，真個顧影自憐，金玉她想，這樣一個黃花處女，便是他柳下惠見了，也要心動，何況他吳士梅乃是風流人物，知音之客呢，我此一去，怕他不熱烈歡迎，喚我幾聲姐姐，金玉她修飾了面容換好了旗袍，便又輕輕的出了西廂房，奔東廂房來，她走至院的中心，心裏忽然又一動，又想起事來，她想他此時一去，他必喜出望外，乾柴烈火，怕不要即時燃燬，那時我須將旗袍脫掉，便露出我裏邊的短衣服來了，我裏邊的短衣服，現已舊了，豈不要爲他

湯 公 館

第五回 第一集

七二

恥笑，我箱子裏現有新做得的一身紅紡綢小花棉褲襖，何不穿在身上，套在裏邊，她想罷，二次抽身回到房來，打開箱子，將紅紡綢褲襖翻出來，隨手將那身粉紅新衛生衣，也拿了出來，扔在床上，當時將箱子蓋上，她便上到床上，先將旗袍脫了，然後將短衣脫了，又將裏邊的舊衛生衣脫下來。她一看胸前的兜肚，却也該換了，她這時已將衣服脫淨，兜肚就在箱子裏放着，若再穿上衣服未免不恰當的，遂赤條條的跳下床來，打開箱子，將兜肚找出來，她一回頭，却由穿衣鏡裏看見了她的玉照，真個是軟膩滑潤，光彩耀目，她看了一眼，急忙拾玉腿，爬上床去，戴了兜肚，穿了衛生衣，然後將紅紡綢的棉褲襖穿起來，她立在床上，自己向下看了一看，不肥不瘦，不大不小，不長不短，不薄不厚，恰恰正好，那褲腿兒剛剛打不到腳面，露出了絲襪緞鞋，便是她自己看着就怪風流的，然後她再將旗袍套在外邊，她將衣服穿齊了，跳下床來，站在穿衣鏡前，前後左右，仔細照料一番，那也很好，無疵可求，她便三出西廂房，蹣手蹣腳，够奔東廂房來，她到了東廂房門口，見書房電燈明亮，一眼看見吳公子痴呆呆的站在書架子旁邊，向着那書架

湯 公 館

子出神，睨目凝神，動也不動，金玉看了看了他這種形像，先自好笑，心說他在看甚麼呢，她剛這樣思想，她心裏已經明白了，原來他是在看我寫的啟事，這倒很有意思，讓他看着我那啟事，也知道知道我金玉，雖然是婢子名目，便是太太小姐，誰我也不怕，她這樣想着想着，忽然一陣寒風吹過，遍體生涼，她心裏暗道，我這不是傻了嗎，怎的竟站在這風口裏楞起來，爲甚麼不趕快推門進去呢，她想罷，便伸手去推門，她的手剛剛挨着那門而未挨着那門的時候，她心裏又有了問題，急忙將手收回來，暗道，此時夜闌人靜，萬籟俱寂，我一個黃花處女，驟然到他房裏去，未免被他瞧不起，我且慢慢推門，待我想個主意，金玉這女子，是如何的聰明，你看她玉手將香腮一托，眉毛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我此時到他房裏去，他必問我有何事進房，我便如此如此答他，她計策已定，這才推門，可巧那房門尙未划上，一推竟自開了，她便輕啟蓮步，進了書房，這時那吳士梅只望着那兩行小字出神，竟自神往，耳不聞，目不見，忘了一切，金玉輕輕的將門關上，慢慢的走向士梅身後，伸玉手輕七的拉了士梅一把，倒將士梅嚇了一跳，驚惶之下，一看正是腦子

湯 公 館

第五回 第一集

七四

裏正想像的人來到，又是驚愕，又是喜悅，驚愕的是，此時已是夜半深更，人聲俱寂，她竟悄沒聲的光臨書房，像她這樣的黃花美女，當此夜闌人靜之時，芳駕降臨書房，却是值得驚愕的，別說是吳狀元的孫兒吳士梅少年風流，也見而驚惶，便是老夫年已耳順，於此深夜人寂，驟得如此黃花美女蒞臨，也要驚愕，這是吳士梅必要驚愕的原因，至於他喜悅的緣故，自然也有一番道理，大約看官們比老夫都聰明，用不着老夫繞舌廢唇，自能領悟，且說金玉將士梅那末一拉，士梅如夢方醒，驚富交樂，正待說甚麼，還沒有說出來，却見那金玉嫣然一笑，低聲說道，您休要高聲說話，須知我此時前來，不比白晝，白晝乃是官來，此時乃是私至，你要放明白一些，士梅道，此時深更半夜，人聲俱寂，姐姐來此，大大不便，若被他人曉得，我吳士梅怎能在此居住，豈不要被轟出去，那時我的名譽掃地，便是姐姐妳的名譽也不好聽，請姐姐三思，急速回妳閨房而去，以免禍患，而保妳我二人的名譽，金玉聽了士梅這片言詞，心裏暗道，果不出我的思想，遂說道，吳公子你不要見疑，只因此書架子是婢子的，婢子因替你收拾這書房，沒有書府，乃暫將婢子的

湯 公 館

架了過來，我的一切書籍，都在此書府之中，此時夜靜無事，欲讀書解悶，故而前來打擾，來適才所謂私來，官來，原無關係，不過此時我來取書，若被別人曉得，便要疑惑我另有其他不名譽的事故，其實是君子不怕泥塵，不過一般人誰能曉得這些，誰肯細追事實。所以不若不讓他們曉得，倒來得乾淨，吳公子你休要誤解，士梅這時見她那粉臉滑潤，杏眼含情，電光之下，看着格外嬌豔可愛，令人神爲之往，魂爲一消，士梅有甚麼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此時前來，還有甚麼別的正經事，再說她適才已經說過此時不比白晝，白晝是官來，此時是私來，令我勿高聲說話，見我說了上邊一片言詞，她乃改口分辯，其實我說上邊的言詞，也何嘗不是檢着冠冕的說，就和現在偉人就職一樣，剛一上任的時候，總是理由十足，悅耳愉心的一片言詞發表，其實他口裏講得是仁義道德，他肚裏却正在磨琢着如何刮，如何撲，如何讓爾等小民上了我的當，我吳士梅何嘗不歡迎妳此時前來，但是心中雖然如此，口理無論如何不能直接了當的說出來，這是當時士梅心裏的話，他心裏這樣想着，口中可沒有這樣說，就聽他說道，姐姐此時，有暇看書，可見姐姐已

湯 公 館

不忙了，小生自昨日到這裏來，就蒙姐姐特別招待，便是這兩間書房，和那臥室，都是姐姐費神，親自指揮收拾而得，小生真是感激莫名。却連姐姐的芳名未曾敢請教，姐姐若不嫌棄，請你在此稍坐一坐，小生和姐姐略談幾句，此乃小生大胆，無禮要求，姐姐能否允諾，尚乞原諒，小生鹵莽，心誠之過，萬幸萬幸，金玉聽了士梅這一席話，心裏暗喜，自思道，我看你不像無知之客，乃是個知音之人，怎的適才竟說出那樣寡情言語，此時這一席言語，倒還不脫多情胎子，金玉她心裏這樣想着，明眸一轉，瞟了士梅一眼說道，吳公子說得那裏話來，既蒙不棄，有話垂問，小婢自當尊答，怎敢不允，便請吳公子道來，士梅道，既蒙慨允，且請臥室去談，金玉瞟了他一眼，抿着嘴笑了笑，士梅見她這樣一笑，真個勾人之魂，蕩人之魄，強自把持着進了臥室，請她落坐，金玉斜了士梅一眼道，有話請講，何須恭坐，須知這般時候，我不能久在你這臥室存留，她這樣說着，早已坐在沙發上，士梅陪笑道，敢問姑娘芳名，怎樣稱呼，金玉的情眸一轉，似笑非笑的答道，婢子名喚金玉，士梅又道，敢問妙齡幾何？金玉她聽了這句，紅雲驟上雙額，斜目瞅了

湯 公 館

士梅一眼說道，問我這般底細，是甚麼意思，語罷，一種嬌怯表情，令人心醉。士梅就燈光之下，看她那副芳容，真個好似仙女一般，心想如此美女，自我有生以來，還是初見，她於此深夜之間，光臨臥室，於此青燈之下，得此美人相伴，我吳士梅幾世修行，得到如此艷福，正應和她談些古今，探探她的學問如何，士梅想到這裏，正待提出古人，發揮議論，尙未出口之際，却見她開口說道，小婢三生有幸，幸與公子見面，公子學問淵博，曉古通今，小婢有一件事情，敢問公子，士梅聽了，忙含笑說道，姐姐誇獎，倒教學生慚愧無地。但不知姐姐是一件甚麼事情，請當面過來，以開茅塞，她未曾開言，先拿眸子，惡狠狠的睜了士梅兩下子，這才說道，小婢子於夜間無事，躺在被窩裏，往往失眠，因此常閱各種小說，新舊小說，我見了許多，那舊小說，像三國演義水滸傳，西廂記，我都看了個一熟百熟，真個是百讀不厭之書，後來看見小姐案頭，有許多新小說，借來一看，其中有一部名曰摩登花，我覺着許多小說之中，就見這部書有絕大義意，書裏著者描寫得男女主角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語，維妙維肖，書中人物的性格，畢露紙上，便是

湯 公 館

第五回 第一集

七八

那古小說之中，鏡花緣，花月痕，一類小說，便無書描寫得深刻入微，我在看書的時候，直就如同身臨其境，好像看見書中人物一般。我對於這部書，起了若大興趣，自第一集看起，現在已連續看到第六集了，書中的人物，愈演愈真，情節愈來愈緊張，真算把我這樑心給牽住了，我對於這部書的著作人，發生許多疑問，我總以著書的那人，他如何曉得人家的事情，那般清楚，我總是納悶，曾將這話，和小姐說過，小姐她說，她也是很納悶，有一次小姐和錢小姐來了，我問錢小姐呢，錢小姐她却說是那著書的個人的事情，所以他才寫得那般清楚，曉得的那般底細，我聽了錢小姐這話，又把摩登花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覺着錢小姐這話，有些來歷，不知吳公子可曾看過此書？士梅聽了笑道，我和姐姐倒是不約而同了，姐姐如此，學生也正是這樣，不瞞姐姐說，小生在故鄉讀書，家嚴管束得甚嚴，對於我讀書，看書，都有限制，前年在自己錢舖裏，開閱報紙，看見摩登花小說的廣告，見此書有一閱之必要，只是不知內容如何，未敢購買，事過數日之後，來嚴已經將摩登花上下兩冊，給我熟讀，並道此書，乃是砥礪青年之志，唯一之好讀物

湯 公 館

裏邊有青年涉世之經驗，與青年處世之準繩，裏邊雖以男女愛情爲主體，但是著者的下筆用意，却都在砥礪青年之志，無論何事何情，都要有堅決不拔之志，書中的男主角是管俊生，你看他的所作所爲，堪稱青年之模範，爾讀此書，應以書中之安國勳作誠，而以管俊生爲榜樣，要跟管俊生學，將來你出門之後，自會不畏艱苦，而卒能成名，我見家嚴如此講，當時將書從頭至尾看了下去，一開筆先寫律師脾氣暴躁，可引出書中主人管俊生來，繼而卽入正文，描寫律師小姐和俊生的情意，然後用橫雲斷山的筆法，俊生脫離，乃仍反映律師脾氣暴躁，因律師脾氣暴躁，又造成俊生和李小姐的情史，二集末尾，寫管俊生遊青年道一段文字，要算是精彩的地方。我們青年人讀此一段文字，真是勝讀十年書，我將二集讀罷之後，急欲得三集而閱，盼望數日之久，家嚴却已買來，等家嚴看罷之後，我便想接看，家嚴却向我說，三集萬萬不許你看了，甯如不聽我言，偷着看三集摩登花，我實要重責於你，我聽了家嚴之話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暗道奇怪了，一二集他是老人家親自給我看的，這三集竟不許我看了，我爲好奇心所激動，於家嚴不注意的時

湯 公 館

第五回 第一集

八〇

候，將三集摩登花偷到書房，繼續一看，大失所望，無怪乎家嚴不許我看三集摩登花了，却原來看不得了，我對於著者頗抱惋惜，第一二兩集，則如此正當，第三集竟寫的那般不堪卒讀的程度，後來四集出版了，家嚴又讓我看，並諭令我只看四集，不許補看三集，其實那時我早已將三集偷看完了，以至五集出版，家嚴又高興了，並令我將五集和讀二集一般細嚼爛呷，效法書中的主人翁，臨來之時，六集摩登花已經出版，家嚴已令我全讀過了，六集內容，著者漸露主張，頗有意義了，不知姐姐可曾看過六集，金玉笑道，我自看了一二集之後，便繼續看下去，每在出版頭一天，當天夜裏，便將新書看完，然後再細細讀閱，六集早已看過了，只是篇幅太短，剛剛讀到好處，又完了，七集而今尚未出版，只有等待時日，吳公子對於此書，既是也如此留心注意，但不知你對於此書的著作者，有甚麼感想？士梅道，學生對於著摩登花的這位先生，不敢加以確切的判斷和批評，若讀其六集全書，意義固然很正當，但是中間偏有第三集那般醜態，寫得未免太暴露了，不合乎青年們讀了，實為全書讀之污點，亦可以說是白璧含疵，吾人應為之浩嘆也，（

湯 公 館

此語乃本書著者爲摩登花著者浩嘆也。金玉道你休要這般論人，須知那三集摩登花不是著者所作，乃是他人代爲撰作，士梅驚道，怎曉得？金玉道，我並不曉得，這也是聽着錢小姐說的。錢小姐說，摩登花著者，是個不畏艱苦的青年，他曾主編過法律刊物，每當刊物出版之時，便親自往郵局送，那刊物成績很好，後來他自已組織了一個報館，親任主筆，因此事務紛繁，顧不得寫小說，雖有代庖之人，替他撰著三集摩登花，後來因他那報紙言論激烈，致遭查封。從此他便赴京求學，三集底稿，爲書局買去，就出了版，故而三集與一二集的筆墨不同，明眼人一望而知，這是錢小姐對我和這裏小姐說的，那錢小姐你看她外貌很真靜賢嫻，她的交際手腕很是活動，所以識人最多，對於這些成名的青年人物的身事，都打問得清清楚楚，她和那摩登花書中的幾個重要人物，如李素芳安月娥關玉蘭張義菊都有些來往，不過這些名子都是著書的改編影射的，本人都不是這個姓名，士梅聽了她這話，心中躍躍欲動，原來士梅已知連着兩夜在戲院和遇的那兩個闊女子，一個是這裏的小姐，一個是錢小姐無疑，這倒巧了，那錢小姐她在廂裏既是那樣看我，我看

湯 公 館

第五回 第一集

八二

她已有心於我，我此時已到湯公館來，便不想見得她的面了，士梅想到這裏，精神爲之一振，但是在金玉面前，不肯提起在戲院之事，笑向金玉道，原來如是，想來錢小姐的言語，不會錯的，金玉她一眼看見那爐火不旺，她便拿起火柱將爐子通了通，加了一些煤，當時爐火略作響，不一時將爐子燒紅了，這屋要立時溫度增高，她便將脖子扣解開，士梅看了，愈見她風流縹緲，她見士梅目不轉睛的看她，心裏砰砰跳了兩下兒，只覺得心口上一團烈火，熱轟轟的，漸漸向全身分發，不一時工夫，全身發熱，燥的難受，她便脫了軟緞旗袍，扔在床上，將一身紅紡綢小衣服露出來，士梅就燈下觀看這俗風流神彩，但見她那棉褲襖兒，不肥不瘦不大不小，襖袖兒打到手腕之上，露出她那粉膩的手腕，十指尖尖猶如雨後春筍，再看她那條紅紡綢褲兒，不長不短，正打在腿腕之上，那紅綢子褲口上，沿着大綠花邊，足下雪白絲襪，青緞小棉鞋兒，六寸圓楦，好生端正，褲腿兒提起一把，恰將一雙腿腕兒露出來，再看她的中部細細的腰，那末活動，她這時見士梅上下看她，她臉兒一紅，轉過身去。士梅看她的後影兒，更好看了，但見她那烏墨的半截青絲，

湯 公 館

襯着粉膩的脖項，看着頗稱藝術化，再往下看，更妙了，臂部突起，那個小屁股一扭一扭的，更是令人心動，士梅看了，情難再禁，便走向前坐在她身後的沙發上。伸手一抱，那金玉便乘勞坐在士梅懷裏，她剛往下一坐，一驚而起，好像是身兒觸着什麼東西似的，嬌喚道：「你打算怎樣，那是甚麼東西，士梅紅漲了臉，無言可答，便起身走至書箱子前邊，將書箱子打開，裝扮找書，金玉也便走來，向書箱看去，見有一本小說，伸手拿了起來，就燈下看書，却是適才二人議論的摩登花第六集，她便就燈下翻閱，忽然叫道：「你快不要翻了，快來看看這段文字，士梅此時，翻騰書箱，原是覺着剛才那事，太鹵莽了，怪難爲情的，翻騰書箱，乃是假作題目，以掩適才之羞愧，這時忽聽她喚自己，便放下手中的書籍，奔她身旁來，她見士梅來了，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看這段文章，他作得够多簡妙，士梅陪笑道：「那段？她玉手指書本說道：「你看這不是嗎，士梅睜目看時，但見那段文字是：「這時已是夜裏兩點鐘了，俊生方在門口下了汽車，敲門進院，他進了臥室，將電燈點着，忽見自己的幔帳緊垂，床前放了一雙高跟革履，俊生當時不免吃一驚：

湯 公 館

第五回 第一集

八四

……便輕輕的坐在對床的沙發上，望着幔帳和床前的革履出神；
……俊生站在帳前，仔細一聽，但聞着香氣息息，一陣一陣的酒
香，撲出帳外，俊生的腦子一動，猛的想起，哎喲，這莫不是李淑貞嗎？我
記得那年正月，她父母都回故里省親去了，這裏只有她和她妹妹和我，那夜
她吃醉酒了，我到她房裏去看她，幔帳也是這樣的垂着，我站在幔帳外邊，
仔細聽她的呼息，和這呼息聲。是一般無二的，也是一陣一陣酒香，撲出帳
外……」士梅將那段文字看了一遍，笑向她道，姐姐你看這段文章
，描寫得乃是雙文，既寫此夜之景，又補寫他往昔之情，這是著者最用心的
地方，我們看書的要注意他的筆法，不可只看書中的事實，她笑道，我却
不懂得筆法，只看書中人物的言語與舉動，她說罷這話，向士梅那末一笑，她
這一笑不要緊，只將個吳狀元的孫兒給笑迷胡了，當時一心摸摸她一摸，又恐
她和剛才那種驚駭形象一般，不摸猶吧，又想着摸她，士梅他伸七手，縮縮
手，想摸不敢摸，正和那日本美國在太平洋岸上的情形是一樣，美國想動又
不敢動，不動又忍耐不住，於是世界上一般聰明人物，便造出一九三六年的

湯 公 館

恐怖口號，這是吳士梅和金玉的這種情形，早爲一般看官瞧出九分，只差一分便是一九三六年的時期了，閒言休叙，書歸正文，且說金玉她看見士梅的手，伸匕縮匕，想摸又不敢摸的形像，她那芳心裏倒起了見憐之意，粉臉一紅，低語說道，你摸我則甚，語罷，拿一雙眸子釘住了士梅，士梅也使釘她，二人對視良久，金玉的心房裏，漸漸跳動起來，朵朵紅雲，飛上雙頰，士梅到了此時，再按捺不住，好一似猛虎撲食，將她抱在懷中，大胆的在她面上吻了一下，金玉此時，春心蕩漾，滾在士梅懷裏，如醉如痴，掉來轉去，士梅將她抱在床上，替她脫去青緞棉鞋，士梅將鞋放在鼻上嗅了一嗅，一股騷兒氣，撲入鼻孔，急忙將鞋扔在對床的沙發上，便伸手解她的扣兒，紅綢小棉襖掀開，露出酥胸，兩個小乳峯有饅頭大小，被那兇肚掩着一半兒，士梅看着可愛，伸手便摸，只痒得那金玉姑娘翻身爬倒，士梅脫了鞋，一躍登床，伸手熄了燈，房內立時昏黑，借着那爐火亮兒，看見幔帳低垂，床兒微動，好大一時，方聽士梅在內說道，姐姐千金之體，被小生一時沾污，罪該萬死，就聽金玉說道，吳公子既知儂之身體可貴，尙希你日後不要忘了婢子

湯 公 館

便好，士梅道，姐姐今夜待我之情，銘篆五中，至死難忘，小生觀看姐姐在公館的位置很高，尚希姐姐從中替小生說話，早日爲我謀得一事，那時我生活能自獨立，我二人再謀長久之策，金玉道，公子此言正是，婢子用心便是，二人又溫存了一時，壁鐘鐺七打過五下，金玉道，現在天已五時，快亮了，我須去了，說罷，將燈燃開，由幔帳裏鑽了出來，但見她烏雲散亂，面上青一塊紅一塊，士梅忙下床來，將鞋親與她穿上，她站在地下，將御兒提了提，掩了小棉襖，穿了旗袍，也沒顧得結扣，便出了東廂房，回到西廂房，她也沒敢燃燈，便鑽入幔帳睡了。覺着下部微微作痛，一時不能入夢，只到天光大亮，她才沉沉睡去，正在甜睡，忽聽有人叫道，金玉姐姐，金玉姐姐，小姐到上房去了，請姐姐快起，金玉一驚而醒，見是滿堂，忙問道，小姐這時怎麼就過來了。但見那滿堂不惶不忙，說出那個原因來，有分教，錢府探病，重泰的事。花園獨遊，闖逢絕麗，欲知滿堂說的甚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湯 公 館

第六回

奇書動人錢琬玲中魔致疾
興緻濃厚湯小姐飲酒望雪

話說金玉正在好睡，忽被滿堂喚醒，就聽滿堂說道，姐姐請妳快起來吧，三小姐在老太太房裏候妳呢，金玉聽了，忙起身問道，三小姐不是在錢公館睡嗎，怎的今天回來這般早，莫不是有事嗎，滿堂道，倒沒有甚麼事情，適才妹妹聽三小姐說，是老太太的乾孫女病了，老太太應當派人去看看，三小姐命我來看妳，想要讓姐姐到錢公館去探病，金玉聽了，急忙穿衣，先披上身，隨即拾玉腿穿那褲兒，不想抬腿猛了一些，一部猛然一痛，不覺皺了一下眉頭，滿堂在旁看了，忙問道，姐姐那是怎末了，金玉見她問來，又是着急，又是羞愧，急中智生，說道，好涼的褲子呀，滿堂笑道，姐姐穿着衛生褲穿棉褲，還覺出涼來嗎，金玉被她問的無言答對，裝作未聞，將衣服穿齊，下了床，對着穿衣鏡子裏理了理散亂的青絲，這時媽媽給她打來臉水，滿堂道，姐姐快去吧，累三小姐等的時候長了，大不方便呢，金玉也知道三小姐性急，不是好惹的，雖然素日不怕，這時她竟也怕了，這叫做賊人胆怯，金

湯 公 館

第六回 第一集

八八

玉未敢擦面，只理了理青絲，便隨滿堂往外走，她一邁步，便覺着下部木漲漲的，還帶着點兒痛，恐怕露出形跡，強扎掙着走入上房，先向老太太和三小姐請過了安，金玉抬頭觀看三小姐，但見三小姐今天打扮得太好看了，微擦薄粉，輕點朱唇，外披皮大衣，內穿絳紫綉花大緞旗袍，足登絲襪革履，指上鑽戒生光，腕上金表耀目，但見她輕啟朱唇，含笑說道，金玉姐姐，今天怎麼了，竟睡到這般時候，三小姐這話，原是很平常的一句話，可是在金玉聽來，却好似有意諷刺於她，遂巧辯道，婢子昨夜忽然失眠，明時方才入夢，故而起得遲了，小姐今天怎的起的這般早，三小姐道，錢小姐昨夜忽然病了，我與她同榻睡眠，故而起來得甚早，我想她是老太太的乾孫女，因此早來請安，並告訴老太太，老太太已經派下姐姐前去探病，我吩咐滿堂將姐姐喚起，便請姐姐快去洗嗽打拌，讓她們將大爺帶回的長白人參，預備出來，妳好攜帶前去，金玉聽吩咐，便回到西廂房，洗嗽一回，換了衣服，便帶了人參，由媽媽跟着，坐了汽車，便奔錢公館而去，暫且慢表，且說三小姐見金玉帶着人參去了，便辭了老太太，回到花園後樓，她自己房來，待伺她的

湯 公 館

媽媽，和兩個小丫嬛，見小姐回來，都嚇得惶了手脚，有的斟茶，有的點煙，三小姐此時心裏有事，嫌她們麻煩，便吩咐妳們都出去吧，那兩個小丫嬛一個叫五風，一個叫十雨，這湯公館的丫嬛名子，和小姐大爺的名號，都是教館的王老頭子擬的，這位三小姐，原是湯老太太的孫女，湯大人的第三女公子，乳名叫做連瑞，王老頭子代擬學名，叫做國景，湯大人一共三位女公子，大二都已出閣，只有這位國景三小姐，待字閨中，未曾選婿，三小姐生得大大的一副鴨蛋臉，紅白相映，十分富氣，只是眉稍眼角，流露着幾分輕薄，乃是她主淫的特徵，她母親王夫人，隨着湯大人在任，她嫌任上不若天津繁華，故而留在公館，算是跟着老太太，這所樓房，雖說是她的閨房，可是這些日子，她只白日來一晌，夜間她却住在錢公館，和那錢小姐同室同榻居住，姊妹間愛情濃厚，結有密約，誰也不准嫁人，她二人就是夫妻，閱者或道，著者這話，是說錯了，其實一點都不錯，她今年已是十八歲了，那錢小姐今年已是二八年，她們二人，肚裏那些墨水，足可看小說，所以二人的知識，早已完備，因此同床睡眠，便發生同性戀愛，迄今已是三年之久，國

湯 公 館

第六回 第一集

九〇

景她爲二人便利起見，特教錢小姐認老太太爲乾祖母，往來至密，因此二人得以同床共眠，她們二人，都是女的，自無閒言，昨天夜裏，錢小姐夢中囁語，被三小姐聽見，不以爲然，早晨起來，錢小姐竟嚷病了，湯國景心裏不滿意錢小姐，她便一早歸來，告訴老太太，錢小姐病了，老太太派金玉去了，她便回到樓上來，此時她心裏有事，便將丫嬛女僕，吩咐出去，她自己坐在沙發上，合日一想，錢小姐她夢中之言，必有緣故，看來她對我已有了厭心，另有別謀，三小姐想到這裏，芳心怏怏，頗爲不快，便走到床前，歪身倒在床上，竟朦朧睡去，一覺醒來，已是下午四點多鐘，因是合衣而眠，身上頗覺不適，便走至窗前，憑窗望去，但見銀色一片，雪花飛飄，天空降了大雪，三小姐自言自語的道，我說怎麼覺着身上冷呢，却原來下起雪來，喚了一聲五風，那五風十雨兩個丫嬛，急忙進來，見小姐醒了，忙着伺候茶水，三小姐道，今日降了大雪，我不能出門，妳們到下面吩咐大師傳給我做給樣酒菜送到樓上來，五風聽小姐吩咐，不敢怠慢，下樓傳語，大師傳得到吩咐，怎敢怠慢，不消多大工夫，酒茶俱備，送至後樓，媽媽接了過來，這

湯 公 館

時三小姐已經指揮着兩個丫頭將桌椅設在窗下，擺了酒菜，三小姐憑窗坐了，吃酒觀看雪景，以解心中之不樂，我們趁着三小姐憑窗飲酒的工夫，且將金玉表一表，話講金玉奉了老太太的命令，帶了長白人參，由媽媽護衛，坐了汽車，一直够奔錢公館而來，錢公館和湯公館，並不很遠，原不消坐汽車，可是這位金玉姑娘，與衆大同，別看她是婢子身份，出門都比那湯家少奶奶姨太太來得體面，這個不消講，皆因那湯大人待母最孝，金玉乃是老太太的紅人，所以她不比別人，這話交待清楚，且講金玉和媽媽，到了錢公館，二人下了汽車，早有錢公館的僕人，迎上前去，飛稟到內宅，錢太太一聽說湯老太太派了金玉姑娘，前來探女兒的病，忙迎了出來，滿面堆笑，拉了金玉的玉腕說道，大姑娘今日天氣這般冷，妳還過來做甚麼，金玉笑道，老太太聽三小姐說，小姐病了，特派婢子送來一些人參，說着話，已經進了上房，錢太太對待金玉，禮爲上賓，這是甚麼原因？原來錢老爺是屬於湯大人部下的，這金玉姑娘乃是湯府的紅人，錢太太怎敢慢待，當時將金玉讓在上首落坐，僕婦們斟上香茶，金玉喝了一杯，笑向錢太太道，太太請您領婢子到小姐

湯 公 館

房裏，去看看小姐，錢太太一聽她要去看望小姐，忙陪笑道，大姑娘就坐住吃茶吧，看她做甚，真不要緊呢，怎敢勞大姑娘大駕，金玉道，太太不是這樣說法，婢子是奉老太太之命，前來探病，豈能不見小姐而回，錢太太見她一定要去，便陪了金玉來到後宅，原來那錢小姐個人住着一所院落，很是清幽，金玉隨着錢太太進了這所院落，抬頭看見院內臘梅，開得茂盛，和自己住了院落，倒有些相似，金玉進了北上房，來到錢小姐向闈房，室內器俱鮮明，佈置得十分講究，不必細表，空氣溫和異常，香氣襲人，但見那牙床之上，幔帳之內，紅被裏邊裹着一個美人，這美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那湯三小姐的膩友，乃是錢老爺的獨生女兒，小名喚做明珠，乃是錢老爺掛的名子，是表示他老人家，半百無子，只有這末一個女兒，不啻是掌上的明珠，因此即名爲明珠，乃是愛惜之意，明珠在湯公館讀書，由王老頭了代擬一學名，曰錢瓊玲，瓊玲小姐此時，正在矇頭想事，忽聽媽媽呼喚，說是湯老太太派大姑娘前來問安，瓊玲聽了，這才露出頭來，抬頭一看，果見金玉姑娘站在床前，忙強笑道，姑娘大駕光臨，未能遠迎，抱歉之至，尚望姑娘原諒，但不知

湯 公 館

你家小姐，可曾回去，金玉見問，忙答道，我家小姐已經回去了，她若不去，婢子還不知小姐病呢，但不知小姐覺着怎樣？可曾吃過藥，瓊玲低聲道，並不要緊，已吃過藥了，金玉道，那藥可曾對症？金玉這句話，倒將個錢小姐給問的紅了粉面，這話怎講，裏邊有個原因，欲知這個原因，須知她的病原，慳道，錢小姐害得是甚麼病，她這病是怎麼得的，講來閱者，大概還曾記得，便是那天夜裏，春和戲院演義務戲，她和湯國景二人預先定了一個廂，當夜請了湯大小姐，和湯二小姐，湯大小姐帶了她的大姑子，湯二小姐帶了她的小姑子，各帶了媽媽，便奔春和而來，至時進了第六廂，却坐滿一廂，錢瓊玲見來人多了，便想再包一個廂，雖戲不強，座倒很快，竟沒有空廂，問夥計第七廂裏沒有人，可曾賣出去，夥計道，第七廂是給署長家眷預備的，比賣出去還要緊，錢小姐無奈，只得忍耐，衆人便注目台上，却俱是些新票友，腰直腿硬，弄的大不精彩，不能使人歡迎，錢小姐頗爲掃興，她便不經意的，拿玉指敲那廂板，她還以爲那廂裏沒有人呢，誰知那時吳士梅和李士傑已坐在那第七廂裏，士梅和三小姐只隔着一層廂板，忽聽有人敲

湯 公 館

廊板，便扯頭來看，他一眼看見是錢小姐，他可並不知瓊玲是錢小姐，瓊玲忽見那邊廂裏，有了人，不免偷眼去看，她不看猶可，她一看之下，但見士梅人品出衆，氣宇非凡，芳心裏先自砰七跳了兩下兒，暗道，誰家公子，長得這般美貌，因此她便不住去看士梅。士梅見她直看自己，也便不時往這邊看，湯國景小姐此時也看見士梅了，也不住的看士梅，她們倆和士梅這樣眉來眼去，時候一長，竟被湯大小姐看了出來，遂向衆人說道，這戲沒有意思，我們都回去了，瓊玲和國景聽了長姊的吩咐，誰也不好意思說什末，只得狠心站起身形，隨着她們出了第六廂，經過第七廂的時候，她們倆不免回頭再看士梅一眼，瓊玲她等回看士梅時，見士梅正扭着身子目送她們，瓊玲心裏，愈覺這個美貌青年，必是多情種子，可惜此時不能和他互道姓名，交稱朋友，瓊玲小姐她一邊想着，一邊隨着衆人下了樓，她和國景二小姐乘一輛汽車，那湯大小姐和湯二小姐，每人都有自備汽車，同了她們的大姑小姑，各自乘車回去，暫且不提，且說瓊玲和三小姐回到錢公館，二人下了汽車一直到了後院，進了她們倆的圍門，二人脫去皮大衣，媽媽忙接過來，掛在衣櫃上。

湯 公 館

這時她們倆心裏，各都惦着士梅，因此二人沒有說甚麼話，便脫了衣服，同樣而眠，每夜她們二人鑽到被窩，總要玩耍一時，今夜却都不語，面對面兒裝睡着，都在想着第七廂裏美少年，只管翻身，誰也睡不着，只到天光大亮，二人方覺疲倦，沉沉睡去，一覺醒來，這是下午兩點多鐘，她們倆起床來，洗嗽完畢，吃過香茶，已開了午飯，她們倆隨使用過午飯，便坐着汽車到湯公館去了，在湯公館吃過晚飯，她們倆竟不約而同，都主張到春和去聽戲。隨吩咐車夫，開到春和，她們下了車，便往裏走，來到門口一推門，都推不動，抬頭一看，寫着今夜停演，二位小姐好生掃興，三小姐的璇玲道，春和既是今夜沒有戲，我們這就回去吧，別看璇玲年紀比三小姐小，腦筋却比三小姐來得快些。她心裏暗想，我看那青年乃是知音之客，昨夜我們臨走之時，我曾回頭看他，他却扭着身子目送於我，想他今夜必定還來聽戲了。此時春和既是停演，他未必即肯回去，諒或必到別的戲院去了，璇玲她想到這裏，靈機一動，想起北洋戲院，和春和乃是一等戲院，且到北洋去瞧瞧，她主意已決，正要向湯小姐說話，却聽她說要回去，自己一想，她若回去，

湯 公 館

第六回 第一集

九六

我也須回去，若回去了，豈不將今夜的光陰曠廢了，瓊玲她想罷，遂向湯小姐道，我們出來，原是打算聽戲，這裏停演，難道北洋也停演不成，我們何不到北洋去呢，湯國景一聽也對，妹妹所見甚是，我們就此前去，遂上了汽車，奔北洋來，那消兩分鐘，早至北洋戲院門前，二位小姐相繼下了汽車，到售票處一問，樓上第八廂剛七打來電話，要退廂，這裏不允，見二位閨小姐要包廂，當時允許那邊退廂，她們二人，上到樓上，由夥計導領，來到第八廂，錢瓊玲眼快，站在第八廂裏，明眸一轉，早瞥見了第七廂的吳士梅，她心裏這一喜，非同小可，精神煥發，高興非凡，當時在第八廂落坐，那湯三小姐見她不住的往南邊看，她也留心看去，却見昨夜那美少年坐在面前第七廂裏，她和錢小姐是一般心思，這時看見了意中人，喜得心花怒放，她們倆誰還顧得看戲，都將視線釘住士梅，只是那時，士梅只顧看台上的熱鬧，未曾理會她們倆，所以並未回頭，只急得她們倆暗暗叫苦，正在這般時候，忽見觀眾擊相鼓掌，錢瓊玲往台上一看，見那丑角十分可笑，便乘着這個機會，嬌滴滴的叫了一聲好，她這一聲好，並不是誠心替給丑角叫好，却是促

湯 公 館

士梅聽見回頭，這也可以說是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喚好乃爲促回頭，士梅正在望着台上的丑角發笑，聽了這聲嬌滴滴一聲喚，直送入耳鼓，便回過頭來，那琬玲小姐喚好之後，準知道士梅必要回頭，便紅着粉面，瞪着俊目，期待士梅回頭，這時果見士梅回頭看她，於是使看了士梅一笑，士梅便如失了知覺一般，不住的回頭看她們，事爲天津旅舍經理李少卿看見了，李少卿無形之中，將士梅給監視起來了，琬玲小姐心裏十分惱恨那李少卿，湯小姐也是如此，這段文章，前文已經表過，且說錢湯二位小姐，出了北洋戲院，乘了汽車，一直開回錢公館來，她們倆仍回到閨房，脫去大衣，湯三小姐便先脫衣服睡了，琬玲小姐，今夜比昨夜受得感覺尤深，一時不愿睡覺，便將一本抄寫的小說拿出來就燈下觀看，她看了一時，竟將思念士梅的心漸漸消沉下去了，一棵芳心，和她全副精神，竟都移在這本抄本小說上，她一氣兒將全書看罷，芳心裏得到無限安慰，這才脫了衣服，登床而睡，因她用腦過度，便說起囁語來，她腦子裏因惦着那書中的男主角，又念着那書中的女主角，所以她囁語時，竟呼着那稿本中的男女主角的名子說道，你的艷福真不

湯 公 館

第六回 第一集

九八

我，覺得如此美人，又道，你的辦法真不錯，使我贊成之至，瓊玲這話，被湯小姐聽見了，便問她道，妹妹妳說誰的艷福不淺？玲瓏在夢中，並不清楚，糊糊塗塗的答道，那個美少年，湯三小姐一聽她這話，先自不悅，又問道，誰的辦法不錯，瓊玲道，說楊小姐呢，瓊玲她是噤語，言語不清，楊小姐沒有說清楚，湯國景她却聽成湯小姐，認為瓊玲有意諷刺她，更是不悅，再和她說話時，竟不答言，三小姐才曉得她是夢中噤語，便不去理她，心裏却暗暗想道，我的心事，她如何曉得，說也奇怪，怎的連着兩夜，都遇上他了，我看他那個情形，對於我還真是真有意，不想我暗中看他，竟被瓊玲看破了，她適才噤語，說我的辦法不錯，究竟我是甚麼辦法，她怎知不錯，三小姐，這時心裏，便仔細琢磨昨夜自己對待士梅的情形，她覺着也就是看了士梅幾眼，並沒有別的法子，怎的她竟說我的辦法不錯，三小姐躺在紅軟緞被窩裏，如此翻來復去，胡亂心思起來，俗語說得好，色怕琢磨，三小姐已是二九年華，面貌雖然長得很莊重，可是她那眉稍眼角，按相書上說，乃是主淫之特徵，她這時既是屬意士梅，便想弄士梅到手，只是和他未通言語

湯 公 館

，不曉得他的住處？豈不是枉廢心機，畫餅充飢麼，她想到這裏，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此時天已大亮，她覺着一個人躺在被窩裏沒有意思，又見那邊瓊玲小姐，不時嚙語，伸手摸了摸她的腰袋，果然燙手，再將手伸入她被窩裏一摸瓊玲的玉體，倒嚇了一跳，竟和一團火放在被窩，遂喚道，瓊玲妹，瓊玲妹，妳身子不妥嗎，錢小姐只是哼七，連一句清淨話，也說不出來，三小姐慌了手脚，便急忙起床，喚來媽媽，稟知錢太太，立時請來大夫，診斷一番，大夫說是思慮過度，夜間失眠，開了一個方子，吩咐了服法，便退出去了，當時將藥煎得，瓊玲原不肯吃，後來看了看方子，無吃力之藥，她才忍苦吃了下去，原來，原來這位大夫，年紀高，經驗富，來到閨房只一看小姐的面色，便知病源，伸手一摸脈，便將錢瓊玲的心事，給摸出來了，他說瓊玲這病，乃是思慮過度，夜間失眠云云，真乃一些不錯，著者且在這裏補叙一筆，正是因她昨夜在戲院之中，看見了士梅，心有所思，及至回到閨房，她睡覺，竟又着抄本小說，她看那小說看得着了癡癡，事致夜間失眠，又想那書中的主人翁，又想那戲院裏吳士梅，因此嚙語小病，王大夫的藥方

開得再切實不過，那方子老夫迄今尙還認得，寫在本書之中，聊作參考，其方白字很多，照錄如下：

當開一錢

芥思想錢半

消春一錢

思男半錢

溫夢一錢

白花錢半

肉棍一錢

禁癩花錢半

甘燥作引

王大夫年高腦筋遲鈍，已故九味藥名，他倒寫白了九味，好在藥舖夥計是記得藥名的，按音抓藥，自沒有錯兒，那錢小姐吃下藥去了，便尊王大夫的言語，朦被靜養，閑人都躲出病房，湯小姐便回到自家，見了老太太，將瓊玲的病，告訴了老太太，老太太遂派金玉到錢府來探病，前文已經表過，且說金玉既至病房，叫了一聲錢小姐，瓊玲翻身看時，見是金玉姑娘來到，忙含笑說道，怎敢勞大姐的芳駕，垂詢小疾，金玉道，婢子乃是奉了老太太的命令，前來問安，便是老太太沒有命令，婢子曉得小姐病了，自然也應前來請安，不知小姐的病源，由何而起，現在外邊正鬧瘟疫，愈使婢子不放心，瓊玲素知金玉的脾氣，她若問起甚麼事情，一定要問個清清楚楚，她可很聰

湯 公 館

湯 公 館

明，連一句謊話都不能向她說，瓊玲小姐認可這金玉姑娘是個知己，此時也正想向她實話實說，或者她有高見，也未可知，瓊玲小姐心思至此，遂將衆人都支出，錢太太見女兒要有密語向金玉姑娘訴說，也便帶門出去，瓊玲見室內再無他人，這才將金玉拉了一把，金玉隨身倒在瓊玲小姐的身旁說道，小姐妳究竟是怎麼了，病是怎麼得的？瓊玲她並不隱瞞金玉，遂說道，我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病，說出來，大姐姐千萬別向人傳說，金玉連連答道，自然自然，婢子再不肯傳說的，瓊玲小姐她遂將連着兩夜，遇見士梅的事，向金玉說了一遍，昨夜我由北洋回來，因心裏惦着他，不願意睡覺，等妳們三小姐睡了，我便就燈下看朋友轉借來的小說稿子，因這本小說內容，情節很奇怪，我的意志，竟被他給弄亂了，腦子裏受了一些刺激，又與心中想着的這人，攪在一起，以致夫眠，其實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病，姐姐妳可留神過這位美少年嗎，金玉聽了妳所述的那少年長像，心裏疑惑是士梅，但是當時她可不肯將士梅提出來，笑向瓊玲道，小姐妳想我，終日長在老太太房裏，寸步不得稍離，那戲院裏遊藝場，婢子長了這麼大，去過有數的幾次，這半年

湯 公 館

以來，還沒有聽過一回噱呢，如何能看見這樣人呢，瓊玲聽了，亦無辦法，當日錢太太留金玉吃過午飯，金玉又和瓊玲小姐談了許久。天降大雪，時已四點多鐘了，金玉便告辭回去，臨行時向瓊玲借閱那本抄本小說，瓊玲小姐本不能向外借的，但是這金玉姑娘不比他人，還是不能不借給她，遂說道，這本集股的奏稿子，乃是我由朋友處暫借來的，朋友告誡我三天看完，急速送回，因此書最近還要付印出版呢，昨夜我已看完，姐姐拿去，請速觀看，看完還我，我好璧還朋友，這稿本不比已出版的小說，若是已出版的小說，姐姐拿去，我可以另派人去買，金玉道，不勞小姐叮嚀，看罷便璧還小姐，語罷拿了那集股的奏稿子，和媽媽冒雪上了汽車，車夫搬動機輪，便奔湯公館而來，金玉坐在汽車上暗暗心思錢小姐的病源，據她所述乃是和三小姐在戲院看見了一個美少年，那美少年十分鐘情於她，按她說的那美少年的像貌和衣服，竟有些像是吳公子，莫不果然就是吳公子嗎，我回到公館，須先問問他，金玉剛想至此，車已停止，她抬頭向外一看，已進了公館，和媽媽先後下了車，冒着雪奔老太太上房而來，她進了上房，見過老太太，將錢小

湯 公 館

姐的病狀簡略敘述了一遍便出了上房，奔東廂房而來。她要追問士梅，前昨兩夜，是否在春和北洋聽戲，金玉進了東廂房一看，外間並無一人，無一直闖進臥室，抬頭一看，仍不見士梅，她脫口說了一句，上那去了，這大的雪，她站在屋地上愣神多神時，便將小玉媽喚來，問道：吳公子上那去了？小玉媽笑道，吳公子大概是向花園去了，金玉道這大的雪，天氣這般冷，他到花園去作甚，小玉媽只笑不語，金玉芳心一動，暗道一聲不好，忙問道，三小姐可在後樓？小玉媽含笑說道，三小姐今天特別有興緻，適才吩咐大師傅做了幾樣菜，送到後樓，三小姐吩咐丫環在樓窗前邊，擺了酒菜，此時正在憑窗觀雪，飲酒灑愁吧，金玉聽了這個消息，一驚非小，將稿本藏在士梅枕下。便踏雪奔花園而去，不因此番有分教：繡樓之上，將成談情之地，東廂房裏，變做宣淫之窟，正是：瑞雪遮地定情日，桃花放時好文章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湯 公 館

第六回 第一集

一〇四

四集湯公館續繼出版了！

本外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孽海姻緣出版了！只售壹毛五分

天津出版社發行

